

戰時綜合叢書第四輯

所謂「邊區」

執筆者

陳國新 原景信 張滌非 馮君司

獨立出版社印行



本書審查證圖字第三四五號

版權所有	
所謂「邊區」	編輯及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	總經售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二路二八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上南區馬路十二號 拔提書店 重慶武庫街八十三號
實價二角	

目次

一	前言——「邊區」與統一	陳國新	1
二	「邊區」的名稱	金其音	3
三	寫在「公文報告」之外	王迺藩	6
四	延安視察記	張岫岩	15
五	歸客話「陝北」	鄭石	23
六	「陝北」剪影	原景信	28
七	「抗日大學」與青年煩悶	王文祥	30
八	如此陝公	張滌非	33

九	司法在西北「邊區」	納君	38
十	我們需要法律	朱華	41
十一	兵役問題在「邊區」	張洪儀	43
十二	敵機轟炸後之延安	李景源	45
十三	陝北雜碎	沙熙海等	48
十四	結語——「邊區」的存在問題	尼司	53
	討論大綱		56

一 前言——「邊區」與統一

行政權的統一是一國家的基本要素。原來一國內的行政區域都由中央劃定之，劃定之後，誰也不得輕易更動。假使地方政府自劃範圍，自定官制，自任官吏，那麼，這個國家不但不能統一，國家，就連聯邦政治也夠不上。

共產黨第一次宣言中早就說過：「取消現在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全國統一之統一」，可是據共產黨自己的宣傳品以及自「邊區」回來的青年同學講，所謂「邊區」依然維持固有的姿態，自立官制，自立稅制，自立學校，自任官吏。陝西省政府所派的經中央任命的「邊區」內各縣長，多無法行使職權，這不僅破壞國家的統一，而且損害中央的威信。假使是誠心擁護國民政府的話，自然不應該如此的。

據不少青年朋友告訴我，現在共產黨不僅不放棄它的「邊區政策」，而且不斷擴充「邊區」的勢力，增加「邊區」的數目，現在聽說除了什麼「陝甘寧邊區」外，又有什麼「冀察晉邊區」……了。我聽了這些話之後，感覺得非常難過，「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假使共產黨公允許的話，我願意以至誠應用張君勳先生的話向共黨要求：「先生等與其同志以打破割據相號召，更望取銷特區之制，以利團結與抗戰」。

總之，不是中央政府所劃定的非法行政區域，訂立的行政系統，我們不能承認。正如我們不能承認

日寇在東三省代我們私劃的什麼省什麼省一樣。我們要用抗戰打破這種私自劃定的偽行政區域，也要在抗戰中消滅國內一切不合法的行政狀態。

法令的統一，也是現代統一國家不可忽略的事。一國的法律應該由人民所承認的立法機關制定。現在我國既在訓政時，一切法律就應該由民眾承認的合法的中央立法機關（立法院）制定，後由國民政府明令頒佈，不能由任何地方政府私自巧立名目而不經中央通過。可是據毛澤東先生自己說：「邊區中的法律至今尚未建立」。我們知道，「陝甘甯邊區」政府的本身，在中央法令中就找不到根據，如何可以私自制定法律？即使所謂軍事機關的戒嚴令特別法，也至少須經中央政府核准通過，豈能不依照任何定律以「托匪漢奸」「邊區漢奸」等名目殺人？又經幾位親身在「邊區」政府任過職的朋友——他們是共產黨員——告訴我，「邊區」的兵役法、徵稅法都是與中央所規定的不同的。募補壯丁連十三歲的小孩也逃不掉，合理負擔究竟合理到什麼程度誰也不知道，因為也許今天是這樣，明天就那樣了，這裏是這樣，那裏就那樣了。人民不知道他應盡義務到什麼程度為止，也無從向任何人詢問起。這種種情形都說明「邊區」不遵行中央的法律。不知共產黨負責諸公將置立法院於何地？不知中共宣言「擁護國民政府」一句話究竟作何解？

總歸一句話，關於統一問題，我們這次抗戰就是要求行政完整，打消個人分畝及分孔我們的企圖，我們決不能先自己破壞自己辦完整。「團結」是求統一，不是假「團結」之名，以行「割據」之實。抗戰建國，建的是統一國家，不是割據封建的國家。一切離心的分化的組織設施與法令都應取消。這在一再宣言擁護統一團結的共產黨是不可逃避的責任。

二 「邊區」的名稱

金其書

現在「邊區」這個名稱，經「自立爲王」式的不正確的宣傳以後，好像是很普遍了。其實，如果我們承認所謂「邊區」的土地也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則名稱自應以中央法令爲依歸。依中央法令言，它祇是適應徵兵需要而臨時指定的「八路軍募補區」，並非行政區域。

自共黨聲明取消「蘇區」後，舊有西北赤化區域，卽由各該省政府派員前往接收，辦理地方行政，以期實現全國的真正統一。依軍政部的規定，八路軍可以在該區內募補爲抗戰而傷亡之兵額，所以稱爲八路軍募補區。其政權則仍須完全交還中央。不過事實上省政府聲明令派縣長前往，共黨也祕密派一縣長去活動，所以許多縣鬧雙包案。於是在這些鬧雙包案的地方，便產生了「邊區」這個新名詞。

在抗戰開始時，共黨固曾對中央有要求成立「甘肅青邊區政府」的擬議；但普通增減縣治，也須經過立法的程序，何況是重劃省區，使全國所有有關史地書籍與圖都要訂正改版，有關行政戶籍的法規，都要修正增補？這不是兒戲的行情，可以朝令暮改的。任何國家對於行政區域的重行劃分，也決沒有這樣隨隨便便。同樣的道理，既然在理論上沒有重劃的必要，而且又是非疆非馬，介於省與省之間，既非國家邊疆，亦稱爲「邊」，當然這種擬議不能成立。

去冬，共黨又曾提出同樣的要求，經繼續交議會商，迄無結果。很奇怪，聞共黨所提之辦法，其管轄區域爲虜施等二十三縣以外，又有神木、府谷一部分。那麼這一部分是不是一縣又要分爲二縣呢？在中施等二十三縣區域以內，又包圍着不在二十三縣數目以內的數縣，使陝西省政府有如對「插花」地域，無法管轄，非爲「邊區」變物不可。這樣的行政區域劃分辦法，真是開古今中外未有之滑稽先例，如果依此實施，可以使將來讀史地圖者爲之掩卷大笑不已。

在共黨方面，其所持理由，不外乎「既成事實」與「順從民意」二種說法，可是關於這一層，當地負責者某君曾有懇切的說明，茲節錄如次：

(一) 「既成事實」

在西安事變未發生以前，所謂陝北省「蘇區」十之八九，均經國軍收復。當時紅軍所駐之地，在陝北僅保安、安塞之一部，與神木、府谷的東南。西安事變時，××曾在膚施督修咸榆公路，準備抗日交通線；事變突起，居民莫明真相，恐懼徬徨，××乃請膚施縣長高錦尚，安塞縣長藺安康，任膚施城防正副司令，保衛地方。彼時中央軍第二十一師李仙洲部之防區，西遼盤龍，南逾延川，延長亦屬陝軍駐地。是時就陝西第二行政督察處而論，僅有保安、安塞之一部為紅軍駐地。民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離膚施時，係由二十一師部隊偕同至清澗，所謂彼時既成事實，遠不及今日所謂「邊區」之廣。至一三兩區當時情況，據××所知者，雙十二事件後，甘泉縣長夏馥棠，仍與紅軍相持經月，定靖兩縣城亦均由中央縣長統制。即按現在事實而論，除保安、安塞兩縣長未任前，所有各縣，均有省派縣長負責，僅以毛澤東先生所領導之工作人員有少數未履行共產黨自己發表之宣言，致每縣有兩縣長，不免發生磨擦。所謂既成事實者，××所了解者如此。

(二) 「順從民意」

雙十二事變前，因軍事時期武力統制，真正民意不易表現，可不必談。西安事變時，××由膚施赴綏德，全城民衆，懼禍患將臨，哀痛懇留，沿途鄉鎮扶老攜幼，徒步相隨者千餘人，廣集清澗，李師長仙洲，何縣長鏡清，房縣長向離，會同救濟，分別安撫，始忍痛淚別。二十六年三月，××視察咸榆

公路，沿途民衆，得見××重來陝北，均面有喜色，此時毛澤東先生之秘書周小舟先生偕行，其所目睹者也。四月××飛虜施，城鄉民衆到機場歡迎者，達數百人，林祖涵先生曾亦在場。是年十二月，以××有調赴南昌之訊，各縣民衆環抱挽留，全場淚落。第八路軍陳司令奇涵亦曾親見。此次奉調第×戰區服務，各縣代表公贈××旗匾，並建立碑銘，以仍兼××爲語，適高崗先生在綏德專署，亦所親見。今春××曾宿所謂「邊區」之永坪鎮，民衆自動開會歡迎，此次途經兩縣長同城之延川，民衆代表郊迎十里，專誠爲××贈旗。以此民心所向，決非有愛於××個人，實感戴中央之德意，與擁護最高領袖，信仰三民主義之所致也。卽退一步言，縱然民衆對所謂「邊區」負責人竭誠擁戴，但假此以劃「邊區」，則中國各地民衆，凡對當地長官有信仰者，皆可劃爲「邊區」，將置國家統一於何地？××對於「順從民意」之觀念如此。

(三) 「真正統一」

統一爲全國一致馨香禱祝者，就共產黨發表宣言，足證真誠信仰三民主義，自應取消變相的蘇維埃政府，免致封建割據之譏，而以統一抗戰自豪者，反居妨礙統一抗戰之地位，竊爲智者所不取也。如毛澤東先生具不得意之苦衷，對於相從多年之工作人員應有所安置，免使失望，亦屬人情之常，不妨慎選才能，就現駐省縣推荐專員縣長，呈請中央任用，不必少數人員之地位，置行政完整於不顧。若拘於黨團利益，再起未來鬥爭，當屬仁者所不忍爲也。共產黨負責諸先生之大智大仁，於過去宣言及個別談話中，均可概見，××更望以勇於爲善之精神，貫徹其仁智之王張，挽救危亡。

總之，蔣委員長暨林主席關於「邊區問題」，雖云加以考慮，決非認「邊區」有必劃之理由。對於各黨各派之包容偉大精神，固爲全國所敬仰，而毛先生與朱先生之智仁勇美德。亦夙爲××所欽

佩，第××負×××××之責。嗚呼！國家民族前途之危急，與所謂「邊區」劃界影響之重大，不敢不竭誠提出左列意見，敬請採擇！

甲、無論任何情勢，中央必須保持已定之省縣建制與行政系統，不宜輕於變更，致啓割據封建之風，不僅破壞統一，實影響抗戰前途。

乙、如因環境特殊，認為行政人員有更調改選之必要，儘可由各黨各派推薦賢者，呈請中央任命，××並願辭去陝北×××××之職，以讓賢者。（下略）。

這確是最正確的論斷。依學理言，行政區域的劃分原則，或依地形，或依交通，或斟酌財賦，或酌酌人口，或則適應開發的需要，而且添一區域亦必冠以新名。現時所謂「邊區」，地形及交通上均無離甘肅、陝西、甯夏而可以獨立之特質，財賦甚絀，每月反要求中央補助十萬元行政費，人口則僅有八十萬之眾，不及普通一大縣，有何正當理由可以成立一新省區呢？而且這個區域的名稱，叫做「甘甯青邊區」，未免也太奇特得使每一個小學生讀地理時都要向教師質疑。

再依種族言，這個區域內也很單純，決非捷克的蘇台區可比，共黨不是罵捷克的蘇台黨為破壞統一，為法西斯走狗嗎？我想，它決不至於自己轉去模倣蘇台黨的反動行為的。中國共產黨不是提倡統一戰綫嗎？對於怎樣才是統一的意義，當然也很明瞭，決不至於口是心非的。所以，我的預料，在統一團結的高潮之下，違反統一真義的這個「邊區」怪名詞，在最近期內，必將成為歷史上的名詞。

（民意四十二期讀者論壇）

三 寫在「公文報告」之外

王迺齋

這次乘着××行動工作視察團之便，到陝北接近「特區」各縣去視察，是有幾個動機的：第一，我

一年多來沒有越過西安城一步，尤其對於老祖宗黃帝陵寢所在，常懷心向往之的感念，所以藉此機會，可以拜謁黃陵，亦可透換沉悶不堪的空氣。第二、我常認定新中國的政治建設基礎是在縣政，所謂唯民衆論者的動員工作，也是在縣政，因之縣政的良窳，是抗戰建國的緊要關鍵，雖然有許多人還在忽視縣政，而我却始終認定縣政是要登高必自卑的唯一有效方法，因之視察和討論是促成我對縣政有深一層的瞭解的。第三、「特區」好像是團結統一抗戰期中的神祕國，到底它的設施如何，人民生活的改良已達何種程度，民主政治的建設，已有何種成功，都是人們所最關切的，我想在臨近「特區」各縣轉其間切實見中，得到一個比較清楚的輪廓。有了這三種動機，又得到視察團的同意，就向魯陝北進發，經過兩個禮拜的工夫，在塵土和汗水交迸的旅行生活中又轉回西安了。談到官守和董責，我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但人微言輕，也許是多餘的事，不過我所不想寫的，在正式報告書中，必定搜羅宏富，蔚爲大觀；而我想所寫的，或者礙於報告的禮貌，或者認爲無關宏旨，而應該別有論列，因之，就以「寫在公文報告之外」的題目，把這些不三不四的材料，寫在下面，藉以副抗文社丁逢白先生敦囑之雅望，并在「公文報告」之外，當作一個小小的普羅（？）私告。

上面既然伸引了這是「公告」之外的普羅私告，當然不牽涉到視察團的本身，也就不能代表視察團諸先生的意見，這點希望不要引起某種遺恨抱歉的誤會，因爲有許多遺恨的事，實在我所要寫，而所謂普羅也者所愛聽的吧？不過聽也好，不聽也好，反正我是「私告」，私告是不拘甚麼方式的，現在且把我這次視察的觀感和事實，直率的寫在下面：

一、我們在陝北一個最傷腦筋的觀感，就是陝北是蒼蠅的「特區」——這並不含有幽默的意味，其實我是最不善於幽默的一個人，——至少這個奇怪的新名詞，不是前進同志們天才的發現，而是鐵的事實，可以同現在的「行政特區」相並列的。因爲只要像踏進陝北的鈿界，經過三原、靈武、獨官、宜

君，就有這種感覺，但還不是深切的；只要你到達洛川，就不由你不相信了。因爲這地區的蒼蠅，不僅是數量很多，多到無以復加，而且牠們很懂得鬥爭的技術，就是牠們不僅要掠奪你身上的老廢物汗水污垢之類，而且要同你平分飯食，就是當你吃飯的時候，牠們來一個「民衆運動」，舉行遊行大示威，特別英勇邁進，向着你的嘴、盤、眼睛、菜蔬，死命的撲來，有時我們雖然採用田單用火牛的方法，在桌子四角點上四枝洋燭，但他們還是要擇肥而噬，乘隙而攻，毫不放鬆一點的。而所有的防禦工事——蒼蠅拍，找遍洛川城，只在洛川專員公署的專員辦公室裏看見一把，鍾專員是有庸統聽政的奇才的，他一方面同我們講着話，一方面兼作撲蠅運動，大約有一個鐘頭之久，方才算維持住社會的治安了。這樣，大家都陷在恐怖的氛圍中，而且都鬧着肚瀉病，我想蒼蠅雖然沒有在吃飯的時候征服過我們，至少在拉稀的時候，牠是達到了牠的目的的（關於拉稀問題，也經過幾次激辯，有的說是水土不服，水裏含磷質太多，有的說是柳根水作怪，但沒有經過化驗證明以前，大家都一致承認蒼蠅的威力太大，日在這裏註明表白一番，希望各地夏令衛生委員多加注意）。

二、說到縣政，就聯想到「縣太爺」，而「太爺」二字，又似乎是傳統的一種太壞的印象，這可說是「有詩爲證」。這首詩是在某縣的最高學府的高級小學的最高學者×××教員的私人日記裏抄襲下來，且把原文引在下面：

「××縣，政治暗，聯保主任名詞變。地方官，真混蛋，行政司法弄不清。聯主任，劉賢公，拷打良民審口供。有保長，來縣廳，報告主任攬司訟。縣太爺，腦不清，三推五挪不理政。高派款，吞百姓，縣長不管那事情。坐縣官，作何幹，吃飯拿錢何臉面！縣×長，是明公，每日不離辦公廳。好名譽，好威風，刮鏡才智真聰明！××縣，無能幹，他的本領寧坐此等縣」。

還有一首詩，也是這位君子的一首近作，是六月十九日作的惜豬詩，也可寫在這裏，作×縣縣政的

反映。

「屠夫推車北往南，載豬一頭直趨前；碎石碰輪咕嚕轉，豕兒唧唧叫不言。無情的屠夫呀！真殘！真殘！殺！殺！殺！他過年！」

由這位滿腹牢騷的君子，大有「彼可取而代之」，就會「致書堯舜上，可使民俗淳」的感慨。不過縣政是不是果如這位君子所描寫的這般壞呢？這不盡然，而且可說是已經有新的覺悟，在我所看到的一班縣長，雖然在積極的縣政設施，是有許多缺陷，在消極的防止貪污，是具有戒心，不過還嫌不夠就是了。

三、現在一般縣政不能猛力推動的原因，是在甚麼地方，我覺得可以從幾方面去加以研究。就是（一）縣長本身應具的條件。一個賢明的縣長，無論如何，本身要絕對的無貪污事實，而且能整躬率物的細心謀劃與埋頭苦幹。這點在我經過的許多縣，固然都向好心切，而本身能力與精神的關係，除很少的縣份，能部分的達到這個要求外，還有許多的縣是在應付敷衍的狀態。（二）要求人力財力的充實。說到人力問題，實在感到太困難，因為陝北本來是文化落後的地方，不獨大學生是鳳毛麟角，就是中學到人力問題，也是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中。比方洛川縣是專員所在地，有一個曾在北平留學（？）的大學生，也是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中。比方洛川縣是專員所在地，有一個曾在北平留學（？）的大學生，居然娶了夫人抽大烟，不問世事，現已延在某機關當幹事，以示招來；在宜川有兩位中學生，現在已經成爲台柱，一任教育科長。一任高小校長，而表現在貴高小的成績，因爲是放假，沒有機會去領教，只有幾張標語，還可給我們去想像，現在且把這幾句大作恭錄如下：「鐵肩担教育，兒童開臉笑」；教員要「一（以）身作責（則）」，「讀書是黃金本」，從這句標語裏，我們至少可以想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那是多麼偉大的氣魄。至於說到財力，一個縣裏全月的經費，現在八折扣發，不過四百九十元，科長每月七十元，當不算少。而科員以下，每月二十元，還要打

八折，再加上旁的捐款，只抵得過上士的餉項，有的還趕不上一個列兵的收入，雖然可曉以大義，盡加一番打氣的能事，但寒室之累，力不從心，又將奈之何？（三）工作的繁複。不僅有關民財建設四應應作的事務，要盡力推行，而兵役、保安、壯丁訓練，關係尤為重要。尤其是運輸一項，最感到頭痛，因為陝北已經快要成爲前線，晉南大軍集結這裏接濟，十八集團軍也要在這裏募補，徭役的繁重，當然是可想像到的。（四）未能取得一致調協。關於黨政軍的調協，這是推動縣裏最重要的方法，這點只在少數的縣份已經做到，多數的縣，可說是各不相謀，而且是陰分陰鬥，相互磨擦，去抵消自己的力量。有了這幾種毛病，當然在縣政實行上要發生困難，至於怎樣排除這種困難，因爲這是「私告」，恕不在這裏囑囑，留在將來有機會時，另文發表可也。

四、「特區」到底是怎樣的模樣？這是團結統一中，人人所關心的二件事。可惜我對這問題，不能作全面的解答。因爲第一，我沒有辦理出國手續，——到延安，實在等於出國，沒有取得出國護照，由鄰縣出城的五里地交通領到延安府，要經過六次檢查，這是萬難通過的。假使一有差池，再在抗戰期中坐監獄，這是萬分難過的事；而且還說不定加上一頂漢奸的高帽子，來一次公審，不用說就會人頭落地，呼籲無門，這種對內流血，是多麼悲慘的結局。第二，觀察團的公文護照上，只載明到接近「特區」各縣，視察縣政，並沒有要求到延安府去拜會毛先生，視察「特區」行政；這種越權越職，我們都知道服從命令的。就是冒險要去，萬一毛先生派來幾位招待，暗地裏監視起來，試問又有甚麼辦法？關於這件，我們在中途中，聽說軍事委員會曾派遣一位高級參謀到延安府去公幹，大約是聯絡和商辦軍務的事體，他們也照例來一次招待，派兩個人形影不離左右，惹得這位大員肝火發作，向毛先生發了一頓牢騷，提出嚴重的抗議，這才算撤退那兩位招待；可是我們全不是軍人，雖說我們並不是沒有肝火，但總覺得有點怪難爲情，還是站在政府的立場，表示寬大爲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因爲這些緣故，雖

在中國的土地完整主權獨立的原則下，只要不是偽組織所統治的地方，是應該可以獨立獨來的，而且就是偽組織所統治的地方，還有給我們活動的機會，這不看見許多漢奸的被刺殺，和遍地的游擊戰到處發動嗎？可是「特區」是塊禁地，滑頭點說，環境有點特殊呵。還是安全爲上，明哲保身，這是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我們也曾研究過的，到底是不去的好。

不過我們雖然沒到「特區」去視察，不能作全面的「私告」，但在臨近「特區」各縣，也有被他們佔領的地方，如淳化被他們佔去了五分之二，耀縣佔去西北山一帶，設立淳耀縣政府於安社鎮；宜川佔去五六兩區，另設立縣政府於古臨；此外在柵邑設有赤水縣政府，宜君的店頭，也是「特區」的行政範圍，從這些臨近「特區」所得來的報告和在「特區」經過的人們所得來的消息，當然是可靠的，現在且把它分列於下：

1 「特區」人民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據我的觀察，可以說是改善了，也可以說還沒有善，這話怎麼講呢？所謂改善了，是有原則的，那就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可以革命」，這是很合邏輯的。因爲現在的「特區」，表面上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凡是政府所定的稅律，都是苛捐，都應該取消，這不是生活可以改善嗎？但在另一方面，却有所謂救國公糧，徵糧方法，視其需要與否爲轉移，大致採用累進率，即有一石收入者，徵百分之一至二，有十石收入者，徵百分之十至二十，甚至有時不按規定，以救國公糧的名目，隨便無條件的予以沒收。而且這樣的沒收，不只一次，也許兩月一回，也許五月一回，時期可不一定，不過有個原則，就是合乎窮則變，不窮就不會變，不變又那能革命呢？曾記得過四川的軍閥，田賦徵收到民國八十年，「特區」的救國公糧，如果再加努力的話，不久的將來，只要是不變，也許就會到「民國萬歲」呵！廿次還有所謂抗日基金，就是每人每月收入一元，抽納三分，收入十元，抽納三角，餘則照此類推。再其次還有所謂歡迎捐，是歡迎來往「特區」的紅色要人用的；所謂

慰勞捐，是慰勞紅軍家屬用的；所謂優待捐，是優待紅軍將士用的；還有所謂優待捐，這筆用途，還沒
有打聽詳細。總之除了救國公糧不定期沒收外，其餘的這些非苛捐雜稅，每人每月至少要六個銅板，
這是法定的，至於雞羊牛稅，還在例外。再有一件事，也與改善人民生活案有關的，就是替抗日家屬耕
種的事體了。說到替抗日眷屬耕種，本來是義不容辭，早載在政府所頒布的優待抗日家屬條例上的。不
過在「特區」裏，有點特別，就是壯丁已經抽調一空，剩下的，多是老年和弱小，這班人不能到前線殺
敵，實在的說，不能用他們去擴充兵力，於是強迫他們替人耕種，這樣，他不來耕種的土地，自然要荒
廢，而替人耕種的土地，因得不到實惠，自然不賣氣力，大半等於荒廢，所以在「特區」熟荒遍地皆
是，這不能不說是沒有緣由的。

2 「特區」的政治是不是民主？要答解這問題，須瞭解它的行政組織。「特區」雖由陳王氏（即陳
紹禹王明）一再聲明是國民政府領導下的一個行政區域，但在組織系統上，它是合乎「特」字的意味
的。因為他的組織系統，是中共中央——特區——陝西省府甘洛省府（省府下設三個專員）——縣長——
區長——村會長，這與國民政府的行政系統是完全不同的。至於黨的組織，與行政組織相輔而行，這
和國民黨沒有兩樣，不過他們的各級官吏，絕沒有一個是非黨員的，由之於他們領導下的民衆運動裏面
的婦女隊、民先隊、自衛隊少先隊、兒童隊、工會、農會、商會，都由中共幹部帶清一色的包辦，沒有兩
樣。至於他們民主的方式，當然是開會，所以開會，在特區是緊要的工作，鄉會三天一次，區會五天一
次，縣會每月一次，不管是農忙寒暑，一律參加無誤，否則以反革命論罪，就會給你吃勿消的。各級政
府官吏，既是中共仁兄，黨的領導，又是清一色的同志，在開會的時候，還要喬裝幾位民衆，四面八方
的夾在民衆中間，這難道還用得着表決嗎？「你不舉手，我就揍你」，還覺着不能通過嗎？所以要答解
這問題，可用這麼說：共黨同仁在「特區」是民主的，民衆在民主之下，還在睡覺，至少在民主之下，

有點「臨會涕淚，不知所云」，民主云乎哉，名詞是怪而亮的！

五、中共在臨近「特區」各縣有沒有活動呢？這點可以從文化武力兩方面去說明。在文化方面，儘管到處設立派報所，販賣的東西，盡是列寧全集、政治意識（蘇俄的）、活躍的膚施、活躍的新西北、平理圍大戰、以及史達林同志、毛澤東同志、朱德同志的大小畫像照片之類，到處都是；尤其是八路軍募補宣傳隊對淳化民衆的講話，如「改善人民生活，人民要有言論、集會、結社的絕對自由，人民要參加八路軍抗日！社訓召集的壯丁訓練，你們不要參加，你們要參加我們的隊伍！中國現有的飛機大炮是蘇俄幫助的，台兒莊的勝利，是俄國人計劃的，我們不久要撤換淳化縣長，我們同國民黨是合作，不是投降」。這種鼻子惟恐不高，顏面惟恐不紅，事實惟恐不歪曲的說法，這種分子，我想不在少數吧。至於武力方面，就是軍隊駐防，自由行動，以造成既成事實，或者全不理睬地方政府的意見，由駐防而壓迫保安隊交防，再進而組織各種的團體，破壞保甲系統，阻擾地方行政，他們這一套，正和日本軍閥過去在華北的所作所爲，是近乎威迫利誘的，因爲這緣故，在鄭縣就引起了一場磨擦。城防雖然沒有交成功，不過黨部幹事范耀武（代理黨委），幾乎送掉一條老命。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當十八集團軍獨立營一連駐防鄭縣，任務是在整軍訓練，並沒有負城防的責任，城防是保安大隊的份內事；如果遇有外警，保安隊力量不夠應付，駐防軍當然要求參加，這是毫無疑義的。可是獨立營不管一切，與縣府交涉要接收城防，當然不能達到目的，於是要組織救國會啦，要紀念勞動節啦，要示威遊行啦。這與范幹事站在正面衝突的地位了，幸喜范幹事相當的懂得鬥爭是怎麼一回事，首先掌握了有力的聯保主任和大多數的羣衆，因此他們的計劃都被他個個擊破，這又使他們的工作畫了一個零圈，這樣由鬥爭而採用報復的手段了。事又湊巧，在五月二十九日那天，排演話劇的時候，有槍斃漢奸的一幕，范幹事借用的一支手槍，他不知道子彈已經上膛，誤觸槍機，碰的一聲，把看守所的所長，一命嗚呼了，這就出了問題，

獨立營的政治人員，馬上召集羣衆發表演說：「范幹事殺人！范幹事是國民黨員，范幹事殺人，就是國民黨殺人，應該提出公審，槍斃范幹事！」那時羣衆有一千多人，情勢非常緊急，於是一部份明瞭真相的羣衆，表明意見，認爲這是誤傷，應該由范幹事賠償損失，担負撫恤，並且范幹事是黨員，應該由黨部移交法院，依法處理。於是只好把范押禁縣府，靜候法律解決。范范不能達到目的，他們又慫恿所長的家屬，捏造些仇怨的事實，在縣府告狀，可是范幹事與所長生前並無惡感，事實終歸是事實，不明不白的公審殺人，那只有「特區」裏面才用得着，青天白日之下，那能一手遮蓋天下耳目呢？至於旁的縣份，雖沒有顯著的動作，但行動人員的來來往往，鬼鬼祟祟，那是家常便飯的。如洛川的隨軍學校，砲兵團，習老百姓割麥，請老百姓吃飯，還纜去接近民衆，好像是情意可感，可是他們一聽到「特區」裏非苛捐雜稅的繁重，他們都有點敬而畏之，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請客雖然不苦，但他們心裏，似乎感覺怪難受呵！諸如此類的事實，都可明共黨十年來的鬥爭經驗，認爲只有奪取政權，才能轉變中國的革命，並沒有因抗戰而打消了那種屢試不靈的迷夢。

這篇「私告」，在字數上講，不能說不多，這列近平稗官野史的事實，却還是不少，這種濶鬆過人的天氣，拈着筆桿就流汗，也不能說不苦呵！打住吧。現在寫一段甘泉縣興亡遺事，來作這篇私告的結束。

甘泉北接延安，南界鄜縣，東接宜川，西鄰××，在第三區行政區域以內。自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完全陷於混亂狀態中。西安事變前，縣長爲夏福堂，竭力整理縣政，對於組訓民衆工作，成績頗有。西安事變後，將夏撤職，派苗紫芹前往接替，這位大爺到縣後，馬上把保甲隊調集縣城，槍械繳收，隊兵遣散，隊長繩押，並邀請「紅軍」進城，他却在城頭唱着空城計，苗長縣半年，又派雷季輯接

替，雷到縣四天，一溜煙跑在西安來了，一去不返者達四月之久，縣政由李科長全權處理，陷縣政於停頓狀態中。於是「特區」的所謂甘洛縣政府，乘機遷入，壓迫李科長交出縣印，經李嚴詞拒絕，這類銅質方印，還存在中央政府系統手裏，這不能說不是一件幸事。迄現任徐縣長到縣，幾經外交手段，甘洛縣政府方遷出城外，並函請毛先生商談徵田賦，組織甲、保護公路諸要政，都不得要領。正同一班縣長對上級訓示辦法的公文，來一個「准予備查」「准予備」的回批，是一樣的滑稽可笑。現在班說徐縣長所領導的嘍囉，有辦事員大小八員，勤於三人，管轄的民衆，在城內有一百三十八戶，總計人口四百七十餘。有一次亂民暴動，擊搗亂縣府，這位縣長一手拉枝手槍，一手握條木棒，在辦公廳大演武劇，幸能平安無事。現在他無公可辦，徵求不能，精神上陷於極端的苦悶；尤其當着延安府方面，因某種嫌疑而羈捕曾在驢山受訓的六位人物以後，他是兼有縣長和受訓學員的兩重資格的，感到不勝難過和惶恐之至！

我爲甚麼要寫上這段作結論呢？由我視察所得的感想，假使陝北接近「特區」各縣的縣政，如不能盡力推行，或者不設法改善縣政的治理，甘泉縣就是陝北各縣的縮影。我們還是贊成統一呢？還是贊成割據呢？我不想發表意見，這是在人的自覺，需求抗戰勝利的自覺！因此，當我們經過各縣，縣長郊迎數里之遙，滿街懸掛國旗，使我不禁汗無顏地！我們怎麼樣對待國旗？怎麼樣致敬於黃帝陵寢所在？尤其是每當清夜聞到黃河對岸敵人所發的砲聲，看到這裏想到那裏，我實在感到無話可說！

廿七年七月廿五日於西安

（抗戰與文化二卷五期）

四 延安視察記

張岫岩

我同着四十位同學，於二月二十七日的早晨七點鐘，由潼關出發向着我們青年長期間理想的活潑的延安大道上邁進。雖是每個人身上背着許多行李和書籍，但爲好奇心所驅使，忘掉了肩背及四肢的疼痛和疲乏。

每在一個休息的時候，他們大家常常的靠攏在我的四圍，總是異口同聲的說：「張先生！請你把延安的好處對我們詳細的談談吧！」我每次答覆他們總是一樣的：「延安的好處，是像我們中國每個青年想像的一樣，這個你們不要多問。等到延安時，你們自然會知道的。何必常常來問我？恐怕在將來的一個時間，我會問你們：『延安的邊區政府，每天作些什麼事情和什麼宣傳哪？』」

各同學對延安發生懷疑的一天，是在由洛縣出發經過盆形的大溝時。對面有同我們一樣的十個人，背着行李往我們這邊走來，碰到了我們時，對面的來人對我們講：「你們是不是到陝公去上學或到抗大去上學的？」我們同學李仲麟小同志，不等對面的人把話說完，他就接過來向對面那人說：「你是在陝公畢業的嗎？在陝公學些什麼？在畢業後給了你什麼工作？我們並不是到那裏去上學的，我們是民大戰地服務團，到延安參觀的」。對面那個人一聽李同志是他們的同鄉他似乎很關心李同志似的。他又說：「無論如何你們萬不要再到延安後，受了他們有力量的宣傳被感情所衝動留在那裏上學呵！我是陝公才畢業的學生，每天所學的完全與我們聽的傳言不同。什麼抗大三分政治七分軍事啦，什麼陝公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啦，這都是宣傳，那裏成爲事實？我在陝公白白消耗了三個月寶貴的光陰。每天除了讀那幾本馬列主義的書外，餘外就是唱歌。還把那亂七八糟的什麼小組會，聽聽共產黨領袖們的演講，講詞都不外是共產黨在江西的那一套老話。還有爬山，還有同學的見新同學來了，就要實行打游擊的巧妙而特別的技术。什麼叫做打游擊？就是你們新由內地來的同學，身上一定都帶着幾個錢，大家所說的打游擊，就是把這幾個錢給吃了或是共了，這就叫做打游擊。至於畢業以後，強迫我們這羣糊塗孩子入黨，每個

人費了幾個路費，叫我們各人回各人的家鄉去發展游擊隊，並告訴我們不要忘掉了我們的母校，這樣就算是畢業前給我們的學習，在畢業後給我們的工作。你們再不要在我們國家民族諸人作事的時候，再學我們一樣的白消耗三個月寶貴的光陰吧！」各同學就在這一個時間開始對延安懷疑。這就是大家理想受打擊的第一次。從這一天起，各同學的走力減弱了！當天祇行了四十五里。然終於被我用各種方法的鼓勵，次日大家又重新振作精神來往前邁步。

一路上經過了沙口鎮、朝邑縣、安仁鎮（倍風）、甲頭鎮、武家坡、澄城縣、馮原鎮、郭家山、石頭鎮、洛川縣、百益鎮、石泉、韓村橋、洛川鎮、道草鋪、甘泉縣等。雖是在進入了「邊區」後受那橫嚴格的檢查，終於三月十一日下午四時到了我們中國青年長期間理想的延安城。進城後就是我理想中受打擊的第二次。因為我見到了這些現象：延安的房屋建設仍是前五百年前的房屋；道路的建設仍是從前民衆築就了的土道；商業除了幾家不潔淨的小飯鋪外，還有幾家房沿掛幌子的樓房；大街上擺着一攤一攤的牛頭肉、豬頭肉，民衆的衣服都是骯髒不堪。

問明了「邊區」政府對外招待處所住的地址，又找了一個八路軍的人領導着去見對外招待處的負責人。進就見着有兩個人坐在炭火爐旁邊。檯子上，那個人一隻手拿着紙煙，一隻手拿着已經烤好了的餛飩子片。那個八路軍的人把我介紹那兩個人，又把那坐着的兩個人介紹我。但是那兩個人坐在檯子上一動也不動的紙把頭向着我點了點頭。經我和那兩個吃烤餛飩子片的人換過片子後，始知道一個是「邊區」政府對外招待處的祕書金誠先生，一個是「邊區」政府對外招待處的科長胡金魁先生。我坐在一旁的一個椅子上，不等他們來問我，就把我這次來延安參觀的意義說給他們聽。那位金誠祕書倒還是和氣。他說：「對不起的很，招待處的房子都住滿了客人，祇好先請你們住一夜旅館吧！明天再遷移過來」，他就立時派了一個勤務員，領着我們到一家小旅館住下。

晚七時，有「新中華報」記者向仲華先生來訪我談話。八時他即辭去。他在這一小時的談話意思，不外是兩點：一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是統一戰線問題。他談話的結論，亦不外是：「國民黨說救國救民而不去救；共產黨不祇是談救國救民而是實在的在爲着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上去逐步實行一切救亡工作。至於這次中國抗日戰爭的發生，又是完全出於共產黨的主動。對於統一戰線的不鞏固，即國民黨與共產黨發生磨擦的現象，完全由於國民黨黨員不明白現階段抗日的重大意義；另一方面有托派漢奸在挑撥離間國共兩黨的關係」。

次早（三月十二日），由招待處的金招待員派人把我們全團的行李搬到第三招待所去。從這天早晨起，是吃「邊區」政府的小米的第一次。

正午十二時，團體參加 孫總理十三週年逝世紀念大會，由金秘書把我們找到來賓席坐上聽講。這大會的講演者，有共產黨領袖林伯渠、毛澤東、張聞天等諸先生，還有西安行營代表楊先生。在這次大會上最使我經過的就是這大會的主席團的人物在講演台上隨便的吃紙烟，隨意的坐在那裏。也同時使我感覺到和愈加欽佩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他在每次開會時總是那樣嚴肅的認真的以身作則的樣子。在大會散會前，由司儀人拿着兩件應通過的案件，很快讀了一遍。他又繼續向台下的人喊了兩句：「大家有意見沒有？通過不通過？」大家就隨着司儀人剛落下的聲音接着喊了一句「通過」。這就是共產黨一切公開，及徵求多數人民的意見了！

十三日很早的起來，跑到操場上去參觀八路軍出操。我以爲這時可以看見蘇聯的新鮮操法。咳！真是見面不如聞名，我深感覺得是稀鬆平常。那裏有個一排人的隊伍正在那裏出操，一隊在操裝退子彈的動作，一隊在操變換隊形的動作。那學操裝退子彈的，正在練習那十三個字的裝退子彈，那學操變換隊形的，聽那官長喊過口令後，兵士們很散漫的跑過來，同時那隊形又是民國十七年以前所學的隊形。這兩

隊操得既不熟又不精。我以為是新招來的新兵，誰知一問喊口令的官長，據他說：這兩隊出操的士兵，都是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幹部。

由以上的紅軍出操，就可以推測出共產黨的軍事學是多麼新鮮和進步了！

十四日早飯後，應了招待處胡科長之約，同西安行營楊胡兩代表一路去參觀抗日大學。當由該校校政治負責人張際春和胡那（？）兩先生接見，並由張際春先生報告該校組織及教育情形。今僅將談話之原詞抄下：

「1 組織——設正副校長各一人，以下設政治部、訓練部、校務部。以下分爲五個大隊，每大隊等於一營，大隊下有隊、排、組，都是採取集中制。以前的學生，大部份是八路軍的下級幹部，甚至有營團旅師長等來校受訓者，外來的佔三分之一以上的數目。現在因爲原有幹部不能往團裏抽調，以後將完全招收外來的學生了。俟環境安定，再徵求各同學的意見，改善教育方法，現在因校內很空虛，教職員大部份是八路軍的下級幹部或是一二兩期的同學，共不到一百人。同時因爲幹部質量上的空虛，對校方工作上很多阻礙，到現在還有許多教材都拿不出。

2 教育——就教育方面上說，規定六個月一期。三大隊和五大隊是速成班，爲三個月一期。以後不辦速成班了。至學員畢業後，完全分發出去作八路軍的下級幹部。所談之六個月一期的是前兩個月入伍訓練；後四個月練習戰術。以後要把軍事課增多，戰術教到營止或團止，關於特種課目，教以大要。政治學教以中國革命及統一戰線；社會科學教以社會主義及哲學，哲學爲艾思奇先生擔任。至教育以採取我們紅軍十年的戰鬥經驗爲基本教育，因爲軍事上的設備太差，非常感覺到教育的困難。

3 學員方面——現在已經畢業的學員，有一部份很努力。另一大部份又很動搖。我們住的寢

洞，都是他們自己挖的」。

根據以上張際春先生的談話，就可以確定抗日大學的一切了：1 教職員 都是產生在八路軍下級幹部的身上或是第一二兩期的同學；2 教材 都是產生在那些政治軍事質量空虛的下級幹部及第一二兩期學員身上。3 教育 多採取紅軍十年來戰鬥經驗，就是多對學生多報告過去十年來紅軍與中央作戰事績。

十五日，仍由「邊區」政府招待處胡科長領導參觀總工會。同行者有廣東中山大學地質學系教授邱先生，還有晉綏軍政治部設計委員王憲之先生和西安行營楊胡兩代表。當由總工會總負責人齊華先生接見。該機關係位置於一山腰石洞內。職員及一切負責人都是由齊華先生一人兼差。齊華先生對來賓報告總工會內的組織及各工口之一切組織及出品。計工廠有兵工廠、印刷廠、被服廠、油廠、顏料廠等；人民有自衛軍組織、有青年救國聯和會、婦女聯合會等組織，我們祇好聽他講，根本就看不見一個工廠。齊華先生的談話真像一個講演員、或宣傳員，那真個伶俐的口齒，善於作理論的宣傳談話，使我是十二萬分的佩服他。

十六日，參觀青年救國聯合會，由該會主席委員高郎山先生接見，暢談其組織及今後夜行的工作。十七日，參觀婦女救國盟會，由該會張芝芳女士接見，並告該會的組織及今後應實行的工作。我從以上兩個要緊機關負責人的談話中所得的結論是：共產黨的宣傳工作真是比中國各黨派的宣傳那厲害，都作得好。

十八日，本擬參觀教育廳，因為那天下午教育廳的負責人郭洪濤先生在陝公演講，我感覺到就是到教育廳去一趟，也不過聽他的演講，倒不如到陝公聽他演講倒聽得詳細些。所以我於那天的下午三時前早早的立在陝公的講演台前，深怕沒有聽着他這次的講演。他講的題目是：「邊區」最近一般抗戰情

況。現在我把他講演原詞概括的寫在下面：

甲、「邊區」有利抗戰條件：

- 1 「邊區」是八路軍的根據地，八路軍是全國軍事的先驅軍隊，所以能夠作長期的抗戰；
- 2 有先進的軍隊組織；
- 3 有先進的政治組織；
- 4 有先進的人民組織；
- 5 農村間工作的先進——都有本黨黨員深入到農村間去工作；
- 6 中國過去的弱點，已逐漸爲人民所克服。

乙、「邊區」抗戰的困難：

1 民族問題：因爲「邊區」包括回人……等少數民族，而過去中央（國民政府）是排斥異族，故異族人常受日寇利用、利誘。至於「邊區」民族自覺力太弱，亦是因爲過去常受中央（國民政府）壓迫原因。共產黨來的日子淺，一共不到二年，所以頗不易將以上的缺點改變過來；

2 共產黨內部因和平而怠惰：即軍事動員不夠，保安自衛軍的幹部教育不夠，對剿土匪、托匪、漢奸力量不夠，甚至在警衛時有炸彈案，就是最近在街上牆壁間曾發現過打倒「邊區」政府的標語，農村動員不夠。這是由於敵人離「邊區」過遠的原因。下級幹部和平觀念太深，故對工作之疏忽，不緊張，指揮不統一，國共磨擦存在；

3 我們「邊區」經費太少：就拿我們延安縣長來說吧，中央（國民政府）放的縣長，每月薪金二百元；我們放的縣長，薪金才二元。中央（國民政府）放的縣長辦公費每月八百元；我們

「邊區」放的縣長辦公費才每月八元。我們「邊區」政府每月經費，才三萬元，而西安一個抗敵後援會每月經費還是三十萬呢！難道我們一個政府還不如一個西安抗敵後援會重要嗎？由以上這些地方看去，中央政府比較對我們是有點不公。反正我們是要奮鬥到底的，我們是爲世界工農大眾而戰，我們是爲全世界和平而戰，爲中華民族自由解放而戰」。

我在聽他這篇高明的講演後，心中明白了許多，自然同時也起了很多的疑問。那即是這些：

1 「邊區」是八路軍的地盤，中央不能過問；

2 八路軍是全國軍事的前驅，這次抗日完全出于八路軍的主動，由于八路軍的領導。不然，中國的土產及人民早被中央政府交給日本侵略的軍閥了！

3 除開「邊區」外，凡是中央政府（國民政府）的各機關各軍隊都是落後的，尤其是農村生產方面；

4 誣衊中央（國民政府）壓迫和排斥少數民族，因而造成漢奸，不易糾正；

5 所謂指揮不統一，是替國民黨說的，還是替共產黨說的？是代表國民政府說的，還是代表「邊區」政府說的？如果是代表共產黨說的，那麼現在的國民政府是那一黨所組成的？如果是代「邊區」政府說的，那麼可是國民政府統制「邊區」政府呢還是「邊區」政府統制國民政府？又說回來，指揮不統一，是八路軍指揮中央軍不統一？還是中央軍指揮八路軍不統一？那指揮者又是誰呢？國共磨擦的存在，這罪名又應該放在那一個入身上？

6 他說中央待「邊區」處處不公平的話，可以看出「邊區」政府每天的講演不是專對國民政府作反宣傳嗎？可惜他們還講統一戰線！這統一戰線的不鞏固的罪又放在誰的肩上？國民政府在每縣都放了縣長，爲什麼「邊區」還要放縣長？

十九日，赴陝北公學去參觀，由成仿吾校長接見，略談該校教育現狀（因為我知道陝北學生的功課全部是在戀愛，所以我也未有細問他）。後亦請他領我到該校圖書館去參觀。該圖書館位置於一山腳的石洞內，方圓不滿一丈大，裏面放着兩個書架，滿裝着新太林主義、馬列主義的書。從此可以知道「邊區」政府每天所講的實行三民主義的這句漂亮詞話，蓋再也用不着我多說一句了。

二十日，赴解放社拜望徐冰編輯。我因為徐冰先生是專在抗大、陝公兩校講民族統一戰線的，所以我特別的去請他指導，他講得倒是很乾脆很漂亮的幾句話。大意同我來延安的第一天晚上受向仲華先生說的一樣。

我拜託幾個人找內地刊物和報看，永是見不到。所見到的祇不過是「新中華報」、「新華日報」、「解放」等。我對於這件事特別懷疑，故於二十一日晨就跑到新中華報社去問向仲華先生。據他說是交通太閉塞，所以內地報和刊物不易來到此地的。我再問他：那麼漢口出版的「新華日報」怎麼能見得着呢？他沒有話講，用別的話把我支吾過去。我辭去後，剛剛返招待所，向同學對我演：「張先生！有徐冰先生送來總本馬列主義及『列寧選集』，還有一本『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

本擬在延安多留幾天，藉以多見多聞。誰知竟出乎我意料之外，二十二日晨接到了漢口至友一封快電，所以於二十三日的早晨就乘汽車轉來漢口了！但是延安真面目，除了我所見到聽到的那些外，似乎也沒有甚麼別的了。

（抗戰報導，十二期）

二七，五，二七。

五 歸客話陝北

鄧石

幾天來的雨雪，氣候倒退了整整一季，從江面颳來的風，一點春的氣息也沒有，人們擠啊擠地，想

彼此叨點暖氣似的。就在艙的角落裏，我起先發覺了一個剛從延安歸來的故友，神采似乎蒙上一層征塵。經過短筒的敝喧之後，話題便轉到了所謂「聖地」了。

他告訴我好些關於「聖地」的消息：

「點點巴拉斯登的氣息也沒有，太不像了，那邊簡直就尋味不出較有宗教意味的遺跡（就使你怎樣另懷着一顆成見的心地），我倒想起宋朝的范仲淹、韓琦和歷史上的楊家將軍，他們先後在這裏屯戍過多少時候，那些湮沒在荒草夕陽裏的斷碑殘碣，卻使我對於先師的遺蹟，興起無限的懷念和憑弔。」

「兩星期來的逗留，顯然沒有填滿我預期的心願。就是說：假若像一個不經意的路人，踏過這一片西夏廣漠的原野，經驗告訴你，一切自然的和人事的排佈，和田野裏悠閒的耕牛擺着尾巴一樣的不經心和平凡。」

「成爲陝北神經樞紐的延安，據說一切已入於戰時狀態，卻看不出怎樣緊湊和靡雜的氣氛。自官廳起到老百姓，人們像浸浴在烟縷和歌聲裏，單調的生活，唯一的享受，便完全寄托在抽烟和歌出，這對於一個陌生的旅客，也許會不怎樣習慣，其實除此而外，生活所不同於內地的，便很少特殊的地方。」

他一再表明，兩星期的觀感，決沒有比較神秘的場面描畫出來。他答應告訴我一些比較實際的情形，爲了避免艙裏無謂的煩囂，我們便移在艙外另一處角落。

先說「抗大」和「陝北公學」：

「抗大是從前的紅軍大學的後身，正確的名稱應該是『抗日軍政大學』，學生除了第一第二兩隊是八路軍的幹部抽調來這裏受訓的，此外有外面來的學生，陝北公學比較純粹是外來的學生。我參觀了之後，有一種莫名的感想：這該不是一所最高學府罷！

「功課只有三門——『統一戰線』、『民衆運動』、『游擊戰』。因爲沒有課室，上課便在露天的草

場上。學生的程度參差不齊，多數是中小學程度。他們對於課程的了解，我們沒有深切地去探詢。一般的說起來，要能夠透澈地了解這錯綜繁複的政治問題，平素該要有比較豐富的政治經濟的基礎智識；不然，往往會流於恍惚和膚淺，何況他們受訓的期間，只僅僅兩個月，甚至個把月就畢業了。如果說這短短的期間內會把政治水準提高到甚麼了不起的程度，我想仍然是個謎。

「學生生活很簡單，食糧由公家發給，每天五分菜錢，此外按月發給一塊錢的零用，據說和公務員一樣待遇。住的地方是一排窯洞，每一窯洞大小夠住一班人，兩三個窯洞間通一個便門，光線由門外射進來，雖然簡陋，倒也別具風味。學生生活倒也沒有甚麼獨特出色的地方。要之，生活在歌聲裏，真的，一切像只有在歌聲裏溜過去，像看電影似的。

「此外，有『黨務學校』，除『邊區』政府外，各縣有各縣的黨務學校。其他教育情形，仍然十分貧乏，二三十縣通共只有二三中學，合計起來，還不及江蘇的鹽城，浙江的鄞縣，廣東的梅縣等一縣的幾分之一。民衆教育的識字運動，並沒有把拉丁化奉爲金科玉律，反之，中國人還是識中國字，因爲否則便做不通」。

再說些地方財政的鱗爪。

「也許你對於地方財政比較有興趣（我急於想了解那邊的設施是真的），我們在拜會了地方政府之後，我便特地請教財政廳的一位科長先生。談到正經的問題，他和建設廳的大員顯然一樣；即是說，不一定是「技術政治」，甚至對財政問題並不怎樣興趣。

「或者是有甚麼祕密性質，或者是根本上未曾建立預算制度，他不肯把地方預算給我們研究；可是這種預算書，除了『邊區』以外，其他任何地方，無論中央、省、市、縣、區、鄉鎮，都是公開的，因爲預算公開是法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及杜絕貪污的起碼條件。否則民主什麼？他僅僅給我們一點簡單

的統計資料：「邊區」地方財政在收入方面，唯一的稅源，便是「救國公糧」，這名稱使我立即意識到救國公債。全年的收入大約兩萬担不足，而支出每個月需要二千担左右，顯然收支上是不平衡的。此外，鹽稅每個月也有兩千元不列的收入。

「有一點特殊的地方：即是在徵收方法上仍然採用實物徵取，由食糧局通盤經理，和從前的漕運很相似。所以採用這種原始方法的原因，大約是地方上流通的法幣枯竭的緣故。

「說到法幣，我又問到地方金融的情形，原先「蘇區」內流通的偽鈔已經設法收回，市面上通用的法幣是中央交的鈔票，輔幣的缺乏，猶遠甚於中部的豫、鄂、皖邊區。一般的情形，可以說，甚至於信用制的變通辦法，在好些地方不能存在着。窮困啦！這幾年來的「邊區」，就救國公糧的徵取標準上說，更是和原有的田賦比較地觀察，顯然有增無減，人民是增加負擔的。

「支出的預算分配，「邊區」地方政府始終「諱莫如深」。原先收支不敷的時候，怎樣地以源彌補呢？「據說先前是運用「打土豪」的方法，現在是依賴中央政府的補助。總之，那邊的財政，一般地說來，地方政府還需要費大大的力量去整理；而技術人材的引用，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這關係「邊區」六十萬人口的幸福哪！」

「又說到建設和經濟的輪廓畫：

「建設應的委員很客氣地和我們談起：「邊區」所轄的土地面積內有八十多萬畝的耕地，以六十多萬人口平均分配起來，連大人小孩子分配在內，每人祇有一畝多點，自然很困苦。而二十幾縣合計只有六十萬人口，這種情形在西北，在邊陲，也許是平常，實際上和華中、華南比起來情形是相差太遠了，皖中的合肥一縣就有一百多萬人口。

「據他說，耕牛只有一萬多條，這數目該是缺少常備的估計。如果這數字是真的，每條耕牛要負責

耕八十幾畝田，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電氣工業以及新工業和那邊是絕緣的，就是極原始的工業那邊也罕得發見。開始我便注意到延安的煤油，據說沿用舊法以「斯太哈諾夫」的努力方式繼續開採，其實煤油的產量仍然有限，大部分人民仍燃燒爛煤油和蠟燭。尤其是煤與棉花，這是可以大量開發的，那邊可惜沒有人才，他們對於專家也並不重視，並且缺乏資本，而國防資源的發展，在那邊似乎被一般人排斥在抗戰氛圍以外，好像沒有關係似的。那邊簡直就沒有甚麼大宗的出產品，一切的消費和生產在極艱苦的情形下調節起來；而比較富有近代性的用品還是大批大批地從外地輸進去，依賴其他各地生產同胞的努力與接濟。

「農村經濟唯一獨特的地方，便是合作社的普遍，就性質說，一半以上或者可以說幾乎全部是消費合作社，一切的消費，均由消費合作社經理，——即使是窮鄉僻壤。

「但是營業所得的分配卻和一般的辦法不同。通常合作社以每個社員的全年消費額用比例的方法分配紅利，這是再公道不過的；而這裏卻是按股份分配紅利，如果某社員到了分紅的時候不在或缺席，這一份應得的紅利便移充合作社的基金。這些根本與合作原理相違反的情形，我們覺得很值得研究。

「目前他們正在進行增加生產，情形有相當的熱烈，卻沒有像漢口雜誌上說的那樣天花亂墜。也許那位「大員」是有意尋開心，他告訴我們一年之內，墾荒三十萬畝，合起來兩個人要墾一畝地，（連小孩老人女人都包含在內）。這實在要斯太哈諾夫那樣的臂力才可能，而一萬畝的耕牛，又是一個謎中之謎。

「在政治組織與政治意識上，『邊區』政府雖然表現獨立的姿勢；可是政府財政、國民經濟、社會產業和軍需資源各方面，事實上是在賴中央提挈，外靠各省扶助。有人說，這種原因，是『統一戰線』所以建立起來的骨幹，我亦姑妄聽之而已」。

談到題外去了：

「長在歌聲裏的男女間之事，也不神祕。中國人還是長在中國社會的氣息裏，也許是經濟環境的不允許，結婚的事很少看到；自然也沒有甚麼車馬流水，冠冕堂皇的儀式，而男女間的事還是男女間的事，常常有嚴重的桃色事件在這荒蕪的邊城發生，陪襯得十分生動。

「就『抗大』和『陝公』來說，男女生的比例，大約是二與一之比，一般人流行的名詞，所謂女生的東宮、西宮還是審洞，土的氣息生活着的青年男女，舊劇裏的武家坡，汾河灣的意味很充滿着」。輪渡漸漸地靠岸了，談話就此打住。

打從江心飄來的風，仍然沒有春的氣息。

廿七年三月十五記於海口

（民意十五期，讀者通訊）

六 陝北剪影

原景信

「陝北」是一個富於吸引力的名詞，既被人稱為耶路撒冷的天堂，又被人看為人世間的地獄。和謎一樣，關心於國族前途的人們會問：「陝北」的真面目是什麼？照我觀察的結果，所謂「陝北」，竟和中共自吹自擂者，完全不同。

第一、中共曾對國人宣告，服膺三民主義，將盤據區域，奉還中央政府，但事實上，「陝北」的行政系統有二，就甘泉縣而言，就有兩個縣政府和兩個縣太爺，一個屬於西安省政府，一個屬於「邊區」政府。屬於「邊區」的，人民把它叫作「民主政府」。國民黨政府的權力，在這裏連縣政府都管不了，因為他所用的人員中，有邊區政府的密探混在裏面，送一封信都受檢查。民主政府則威風不可一世。這兩個政府的縣長，有事之時，國民黨的出錢，共產黨的出力，美其名曰「統一戰線」。可見中共之口是

心非，破壞統一。

第二、中共自誇是不貪污的，但「邊區」政府的貪污層出不窮，重大的罰辦不過是「撤職了事」。更好的例子，便是自稱每月只花五元的毛澤東氏，每月抽上一百多元錢香烟，代爲解釋者說：「外邊人送贈的；但「邊區」的小公務員怎麼辦呢，又有誰肯送他香烟？不貪污怎麼辦？由之，可是「邊區」的貪污，卽是送贈。

第三、「邊區」的目前行爲，等於軍閥的割據。不但截留省稅（田賦），中央稅（鹽稅），反以「平等待遇」爲口實，要求中央再給同樣經費。當此抗日之時，一切歸於中央，如各省均效中共之所爲，則國家財政縱不至陷於破產，而軍費由何支付？

第四、中共對於青年的訓練，純屬無用的課程，講起來先分析統一戰線的歷史，由國共合作到國共分家，由分家又到合作。一切合作功勞，完全寫在共產黨帳下，把分家罪名，完全放在國民黨頭上，使學生無形中激起信仰共產黨憎恨國民黨的念頭。我們常見中共啦啦隊的刊物，說有人挑撥離間國共兩黨，實際上挑撥離間的罪人，就是中共自己，這叫做「做賊喊捉賊」。

第五、在中共割據區域，已爲中央反對物，民衆對中央軍和八路軍待遇歧異，八路軍僱一脚夫，每日只給三角，穿綠色軍裝的僱一個脚夫就得三元（我也是受這種待遇的一個），有時還要被他們叫兩聲「軍閥」，或說一句「現在八路軍和你們這些軍閥又成一家啦！」不僅如此，邊區人民的生活，因抽稅至重，極其困苦，中共對中央所發賑款，向人民加以不正確宣傳。「說是毛主席替他們（老百姓）向「白區」敲來的竹槓」。這些事實，又給我們明白中共之行動與說話，是完全不同。

第六、「邊區」裏人民的自由，是十分可怕。報紙連「大公報」都看不到，把復興社組織當作漢奸而解決，非中共啦啦隊之刊物，一概禁止，抗大學生對於葉淺予之「王先生上抗大」漫畫的片子亦不

能自由觀看（這段該書有詳細動人的描寫），更糟的是有一個學生偶然在閒談中說了幾句，說毛主席不納黨費，洛甫吃大前門香煙的錢是那裏來的，蘇區中何以有很多土匪，女生大隊長專拉「皮條」，教育長何以吃醋等，後來當局召集全校學生開了三天三夜的會，一定要他自承錯誤，謂此係白區裏帶來的不正確觀念，方免深究。

總之，所謂「陝北」者，是一塊暗無天日的區域。那裏充滿恐怖和割據的一切條件。爲着青年的前途，應當大規模地以之向國人宣傳。中共及其區域噉噬隊，一面說「抗日高於一切」，一面又「割據高於抗日」，這確非國族之福。當此民族危機正在頭上之秋，還有中共之倒行逆施，還有噉噬隊之害人宣傳，這不是國家之妖孽而何！

三七，五，二八。

附註：陝北軼影一書係原景信君著，新中國出版社印行，各大書坊均有代售，可供參考。

（抗戰嚮導，十二期書評）

七 「抗日大學」與青年煩悶

王文祥

在我沒有進抗大以前，我對抗大有深厚的憧憬，在我進了抗大以後，我覺得抗日大學實在有點對不起「抗日」和「大學」這二個美名，在我離開了抗大以後，我只希望以後不要再有這種類似的所謂大學在發現。

回想起來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們的敵人已經霸佔了我的故鄉——蘇州，於是我就不得不跑到上海租界去進了一個中學。進了這學校後，我所得的印象是「腐氣沉沉」，學生是那樣的少，教師是那樣的少，校舍是那樣的少，而且言論是那樣的不自由，一切的一切，都給我以傷心的資料，每天放學回來，終免不了要嘆一口氣。

後來在報紙上我看到了許多關於抗日大學的消息，說抗大是一個培養民族復興幹部人員的機關，抗大的教師都是多年的革命家，抗大對於學生身心方面的健康都是面面顧到的，抗大的生活是豐富的新鮮的，抗大所學的都是抗日。基本智識，進抗大的個個都是有志之士，抗大畢業後就可以分派出去幹抗日工作。

從黃××女士處，我打聽到了到延安的路程，並請她寫了一封介紹信，於是，我就開始「出征」了。

我從上海乘了船到溫州，經過南昌、長沙、漢口、到西安，在西安因找不到車子，走了三天到延安，沿路真當「起古人所說的「餐風露宿戴月披星」八個字。

我終於到了抗日大學了，我此後就是一個抗日幹部人員和大學生了，我興奮得幾乎流下淚來。

校址是在虜施縣政府旁邊的城隍廟裏。說起那虜施縣政府，真是「顏垣殘壁觸目淒涼」，縣長是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的，因為他應做的工作，都被「特區」的軍政教育機關攪去做了。

我對抗大最不愉快的事，就是一進抗大，我的自由就被剝奪了。原來我到了抗大以後，我的言論是不自由的，我不許講一句離開馬列主義（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話，我不許離開宣傳綱領發揮我對於抗日救國的意見，我的行動是不自由的，好像常常有人在監視着我。在我初到延安的幾天，我是不能隨便出城的，出城要先領「路條」。我記得我在上海的時候，常常聽到來自淪陷區域的人說，他們要回到家裏去，一定先要向日軍司令部領一張通行證，但是這兒是陝西呀，這兒沒有被日本人霸佔呀，爲什麼也要領「路條」呢？我懷疑，我不懂。我也沒有研究的自由，因爲這兒圖書館中所藏的書是有限制的，在這兒只能看到幾本馬列主義的書，只能看到「特區」機關所發行的刊物和報紙，假定你偶爾拿了一份西安出版的報在看，你耳邊準會聽到這類話：「這白色區域的讀物，是資產階級的御用報」。你找不到一部中山全書，更沒有機會看到領袖的言論。這兒所崇拜的是皮膚顏色和我們不同的人，是列寧和史丹林。有一次在一個小組會議中，偶爾提出了一個問題，我話中偶爾涉及三民主義，那

值主席就立刻沉下面來，對我很不客氣的說：「三民主義那及得馬克斯主義的博大精深」，於是他就滔滔不絕的將三民主義批評一番。他說三民主義有其好的地方，然而反革命的地方也極多；譬如三民主義不主張階級鬥爭，就是「認識錯誤」……他愈說愈激昂，面紅耳赤的，唾液四射，然而我內心却在想：「既然三民主義不及馬克斯主義，那麼為什麼共產黨再一宣言信仰三民主義呢？難道他們的信仰三民主義只是一種手段嗎？」

這兒的行動言論固然不自由，然而對於「男女之大防」却是放得異樣的寬，每當星期日或星期六，你總會看到一對對的男女，雄糾糾雌昂昂的恣情談笑，有時我還聽得到他們在唱歌呢！這種現象校方是不禁的，據說是因為這是「同志愛」，而「同志愛」是在革命階段中不可少的。這也許是若干青年男女喜歡進抗大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同志愛」真的可靠嗎？事實證明了這種「同志愛」，有時也曾流於「同志恨」的！前些時是抗大附近就發生了一件「桃色慘劇」，一位雄糾糾的抗大幹部人員將一位雌昂昂的女同志打死了，據說是因為那個女同志和別人去「同了志」的緣故。我那時剛在那兒，着實替那位女士悲痛，因為她的血不灑在抗日的沙場上，而却灑在這離開日本人還有幾千里路的一塊荒野上！

自從在抗大住了一個多月後，我的身體漸漸的衰弱了，早晨拿起鏡子來一照，只看到一個貧血的面孔，一對凹進去的眼，二張灰白色的嘴唇皮，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我自己！然而事實上這是我。

我要坦白的告訴各位，這決不是因為什麼憂國憂民的緣故，也不是因為努力抗日工作所以積勞成病；唯一的原因，是在這兒所過的非人生活，我們的健康是沒有人注意到的，我現在將我在抗大所過的物質生活，分食住衣三項來約略報告一下：

(一)食 我記得在小時候曾經讀過一首描寫校中飯菜拙劣的詩，開頭四句是：「筷長碗大飯何如？

粒粒生僵硬似珠，湯裏帶毛三塊肉，盤中爛肚半條魚」，我那時看了就很憤慨，然而自從我到了抗大以後，我才覺到我那時的憤慨實在有點過分了，這兒是連「爛肚魚」和「帶毛肉」都沒有得吃。我在抗大吃的是小米飯，粟粒特別的多，嚼來是渣滓；菜老是一碗黑豆芽菜，湯是稱清水一樣的。米也淘不乾淨，有了「格」的一聲，我知道在座又有一位抗大幹部同志的牙齒在和小石子「格鬥」了。我有一次輕輕地和一位抗大教員談到這種事，猛不防那位教師却板着面孔說：「這叫做吃苦，不吃苦好到前方去抗日嗎？」天呀！假定再這樣吃下去，恐怕很多的同學都有「抗日未成身先死」的悲哀了。自從我到了抗大不滿三月，不是就有二個同學因為營養不足而退學了嗎？

(二)住 我初進抗大時是住在一個破廟裏，一個坑裏睡五個人，腳碰腳背對背，連轉一個身都覺得困難。而且氣候寒冷，睡在坑上只覺得冷氣直沖。早晨起來的時候，皮膚氣，腳臭氣，嘴臭，充滿室中，我常常空肚皮作嘔。後來搬到一個山洞裏去住，單是掘洞，就費了我幾天光陰，流了我幾身臭汗。入洞以後，上山下山，一天總要走四五次，晚上有事外出時，假定你偶一不慎，難免要和泥土及巖石接一個悲痛的吻了。

(三)衣 我們穿的是灰色軍服，一年四季大約是沒有機會換的，洗澡的地方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以致大多數同學的身上滿積垢污，白蟲叢生。說句老實話，我在抗大每天清早至少要化費五分鐘，從事於捉蟲工作。有時同室的同學見我心窄，和我比賽，「畢剝畢剝」之聲，清脆而且響亮，大家露出了一身瘦骨頭，孤苦伶仃的看了可憐。

我的物質生活已經約略講過了，我的體重減輕了，我的血天天的被蟲子吮吸，我有眼更回進去了，然而我在精神上得到些什麼？說來慚愧，我並沒得到什麼，學校裏是有幾門功課的，然而我現在想起來，還是不去聽的好，原因為何，且聽我道來：

學校中的科目有統一戰線、政治工作、游擊戰術、中國問題等，花樣頗多，都以馬列主義為理論的基礎。在中國問題一課，所講不外是工農革命階級爭鬥這一套，而且認為三民主義不足以解決中國問題；統一戰線所用的版本是一冊八九十頁厚的油印冊子，其中所講是中華民族反帝國主義侵略的經過，以及共產黨在「九一八」「一二八」等國難期間如何的努力於喚起民眾組織民眾的工作，在這次全面抗戰發生後，如何的爲了聯合戰線而努力，——無非是一套「自我宣傳」。其中最夠幽默的，要算游擊課程一課了，這實際上是一門「游」而不「擊」的功課。教師在黑板上游來游去，畫了幾條山脈，幾條河流，說我們應該怎樣進軍，才能「出奇制勝」，才能「化整爲零」。學生在課堂上游來游去，東張西望，真有點「悠悠哉哉」的樣子。而且最滑稽的是這兒沒有嚴格軍事訓練，更少有人會用槍，有時雖也操槍，然而天呀，這糧隊伍到前線去抗日是要落伍的。

然而無論如何，我現在終於是抗日大學的畢業生了。我在這兒住了一些時，終於舉了「抗日」的業，而且博得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廠銜，然而我實際上得到些什麼？我的長鬚漸漸落下去了，我的腦子中塞滿了我所不能了解的生硬的新名詞，我添了許多新的煩悶，我抗日的智識儼然如舊，我依然找不到工作，我去開闢學校當局，他們叫我等。等！等！難道叫我等「死」麼？

我毅然決然的離開了抗大，我終算是玩了一番「唐吉訶德」的把戲。我爲解除煩悶而進抗大，結果反而增加了新煩悶，這恐怕是一般青年所料不到的吧。

（血路，四十四期）

八 如此陝公

張蘇非

八月三十日的晚上，在報館裏看到八路軍辦事處送來的通知，歡迎我們派代表到所謂「邊區」柵邑

參觀「陝公分校」，陝公直到現在不但還是未經合法承認的一個學校，而且也是一個奇怪神秘的組織，所以它素日很能招惹各方面的注意。

三十一日的清晨，陰霾的天空飄着無限的雨意，到了上汽車的地方，已經有好幾個人先我而在，當我與他們和負責招待的同志彼此交換了名片時，出乎意外的，他們都顯現出一種吞吞吐吐的神色，好像是深閨少女，乍逢客，死也不肯把自己的芳名告訴別人。置身在如此一個境界的我，不期而然的感覺到八路軍畢竟是有些與眾不同。

天在下雨了，車不能開還成問題，不過負責的人却決定要走，我們作來賓的自然也只有靜靜的等待，好在上天不辜負人意，沒多久就雨過天晴；於是，就有一位姓張的同志向大家報告，汽車馬上就開，同時特別約我到另一座小屋內談一談，他先用巧妙的盤詰口吻問我到西安已經有多少時間，是否以前曾久住漢口，說到這裏，我才深刻的瞭解了他的意思，因而立刻向他聲明；主編抗戰鬻學的張濂非是另一個，我不過是與他的名字偶同而已。這樣，一場風波才告平息，不過，它却使我認清楚了「陝北」是如何一個去處。

由西安 栲邑去，必須先要經過西關公路到邠縣，然後捨棄汽車，步行或騎驢向東北走九十里，就到了陝公分校的所在地看花宮；雨後，公路是溼漉漉的，車行很穩，當天的晚上我們就到了邠縣「太王居邠」的古邠州。

第二天的早晨，天又下起濛濛的小雨來，我們這一大隊人馬，什麼也不顧的在雨中徒步向看花宮進發了。向東北行七八里，就攀登一相當高陡的山坡，上了坡又是平地，因之，我們才知道從此已步入陝北高原了。負責招待來賓的邵式平同志，是紅軍在江西時代的老幹部，說不定他還許跑過二萬五千里，所以在多子的行進中，不斷跟我們談着以往的事蹟。我們問他為什麼陝公分校要設在栲邑，他的答

復是。棉區器機積多，交寇也比延安便利，學校容易發展。是的，這的確是共產黨造就大批幹部的一個好所在。

在山雨欲來的情況下，西安來的一支人馬，已經走到看花宮的目前，不過從深的溝內，直直望去，既看不到房屋，也看不到校舍；一位在西安開設西藥店的老夫婦，靠着參觀的名義來探望他的幼子，更是眼巴巴的向前凝望，希望能趕速找出他兒子所住的地方。他兒子今年才十三歲，因為陝公的美妙廣告而泛起了好奇，於是，在兩月前從家庭跑來這裏。這種精神，這種熱情，這種血性，是不能不使人佩服的，但是，如果經過一番深刻的調查，又不禁使人深感一般青年盲動的可憐。

看花宮陝公分校，現有學生一千七八百人，其中以河南省佔大多數，他們跑來這裏的唯一因素，是因不願受敵人的壓迫而才跑上這梁山泊的，他們不能逃避吃苦，每天必須去幫着伙夫去燒他們簡單的三餐，早晨洗臉，也要跑到四里以外的小水溝去，這樣艱苦的生活，有許多同學實在過不來，所以掛病號的很多，頂可憐的，是江南來的同學，因為吃不慣小米飯，受不了北國的嚴寒，睡不了陰溼的窯洞，更因為學校當局因為企圖伙食負擔的減輕，干涉學生隨意到外面零食，以至於有很多患着惡性痢疾，而學校中的醫務所又是那樣的可憐，學校當局曾宣佈：「學生的健康他們是負不了責任的。」自己找醫院嗎？但是在荒涼的陝北又往那裏去尋求醫生呢？他們因為有了這樣切膚之痛，所以時時在找求可供利用的機會，於是，那位開西藥店的陸樹東老先生就成了他們唯一的對象，他們招待他，請他參觀醫務所，這種辦法確實是非常高明，陸先生因為怕被戴上一頂各鄙的帽子，而使自己的愛子遭到凌辱與攻擊，自然要忍痛拿出自己的產業，去滿足他們的慾望的。

同樣，還有使人感到趣味的事，就是陝公學生每天小米飯，一月一元錢，待遇已經是夠刻苦的了，可是每到那僅有的一塊錢剛好發到每個學生的手裏時，就立刻有幾位在黨的小嘍囉，以巧妙的手段，剝

奪了回去，他們以學校經費困難，大呼口號，要求把那塊錢退回去，於是大眾爲了種種關係，不能不贊成這種辦法。這事情，在有錢的同學當然不算什麼，可是一般貧困的同學，仍然是落得兩手空空。這裏，爲了國家爲了民族，我願建議政府，應該立刻再多設立一些帶有建設性質的學校或訓練班，多多招收流亡的、富有熱情血性的青年學生，免的一羣純潔的青年，作了無謂的犧牲。

老天爺彷彿跟我們這一羣客人作對，由西安來的時候下雨，差一點不能動身，在到了看花宮的夜裏依然是迷迷糊糊，一直繼續到次日清晨，才略微放出些許晴意；雨中的陝公又換上了一種姿態，黃土路上添了些沒膝的泥濘，而泥濘的下面又是光滑的硬地，人們行在上面，要時常當心來個狗吃屎，「歡迎來賓跳舞」！這是當我們出去的時候，陝公的頑皮同學向我們呼着玩的，意思自然是希望我們能在泥濘裏表演一個鯉魚大翻身的。

九月二日的上午十二時，陝公週年紀念大會開幕了。我們穿過了一段泥濘的道路才走到會場，會場就設置在村子外面的一片露天下的空地上。開會後，先由羅遮校長報告開學一年的經過，羅校長有四十多歲了，態度和藹，很有學者的風度，老實說，是不失爲陝公的一位領袖人物。不過，當另一位負責同志報告的時候，他却用煽動的口氣報告了一件敵人造作的消息，中共這樣的輕信謠言，不辨真假，非但滑天下之大稽，而且無意中影響了抗戰建國前途，變成了國家民族的罪人！

大會開幕的前後，我們一行來賓由羅校長陪同參觀校舍；陝公的學生是散滿在附近四個村子裏的，而女生隊的宿舍就在這看花宮村內，上課的教室就是蒼蒼鬱鬱的樹木中，其他的房舍多半都是窑洞。因了開會的關係，學生停止上課，所以我們沒有機會看一看他們課室的活動，僅能在羅校長招待的茶會上，和從學生的嘴裏，獲得了一些材料，他們大部份時間是消耗在社會科學，馬克斯，牛克斯……上，不過因爲學生程度不齊的緣故，成績也就低劣的可憐，然而，他們在發展上正盡着最大的努力，近

些時，他們正計劃着叫每一個同學負責在兩個月內介紹兩個學生跑來陝公。

他們的功課雖然並不多，但課外的小組會却多得驚人，羅校長自己也承認這樣下去，除了聽些不三不四的理論，對於學生的學問並無補益。但是，青年們又爲什麼不斷的往陝公跑呢？我所得到的解答是：「陝公是抗戰的」。「陝公是民主的」。唉！青年們，共產黨看穿了你們的內心，才用這麼一套有聲有色的活廣告，把你們導引到一個錯誤的、罪惡的幽壑裏去。

在陝公停留了短短的幾天，就已累壞了許多男女招待員，我們動一動，他們必定緊緊相隨，歸來，自然也要陪伴；他們對我們解說世界大勢，實在使我們獲益匪淺，不過他們的談話，多是就蘇聯的立場發出的，談到托羅茨基派，則咬牙切齒，提起日本帝國主義，好像倒可以馬馬虎虎似的。

沒有等到紀念會閉幕，我們就憑着兩條腿踏上了歸途，不過有幾個人的頭腦，仍在憶想着陝公，在思索着一個富有詩意的問題；爲什麼陝公肺病大隊的同學沒人理睬，任其自由蔓延發展？而大肚子的班女同志生一個孩子，學校就送大洋十元，嗚呼！如此陝公，可以休矣！

九月，十三日，西安。

（抗戰與文化，二卷八期）

九 司法在西北「邊區」

納君

陝甘甯地處邊陲，自認環境特殊，對於中央法令多不遵行，平時適用之法律，大都均爲不成文法。昔共黨在江西時雖由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定成文法三種：（一）土地法（沒收大中小地主之土地，分配於貧農佃農）；（二）婚姻法（婚姻須雙方自願結合，禁止買賣包辦）；（三）勞動法（爭取工人利益）。但自共黨於去年宣言取消蘇維埃政府與放棄土地革命以後，以上三種成文法律自亦廢止。際此至國統

一、「邊區」自應遵行中央民法令，但「邊區」政府以舊法業已廢止，新法尚未制定之時，爲適應「邊區」特殊環境，實際上仍沿用上述三項法律之原則，以處理民間之糾紛。自去歲七月設立陝甘甯高等法院，總攬三省司法行政管轄「邊區」地，法院以來，對於中央法令，名義上雖謂力求遵行，但所謂力求遵行者，亦祇限於中央法令與「邊區」特殊環境不相衝突之範圍內，適用中央法令而已。此在一國司法統一及司法獨立之原則上言，顯係多所觸犯，爲民國史上未有之惡例：

「邊區」司法方面的特點是：

第一、法院之審級 邊省法律名義上雖遵中央法制，採取三級三審制，縣法院爲第一級；陝甘甯高等法院爲第二級；中央最高法院爲第三級。但在實際上言，祇是二級二審制，因「邊區」一切訴訟案件，以陝甘甯高等法院爲最終審；即一切案件以該高等法院之判決爲最後之判決，不再上訴至中央之最高法院。

第二、法院之組織、「邊區」法院分民刑庭（法官組成）檢察處（設檢察官一人，看守所長一人）及書記室三部，民刑庭庭長及檢察處之檢察官，通常均由法院院長兼任。故院長之權限甚大，頗有專斷之虞。

第三、法官之任免 「邊區」各法院院長及法官檢察官之任免，均由「邊區」最高當局行之，其選擇之標準，與行政官之任命相類似，大多由「對革命有特殊功勳者」中選出，至其過去曾否學習法律，是否具備法律常識，則非所問，致大部法官多不諳法律。但「邊區」法官均自謂能對司法工作，勝任愉快，亦屬怪事。

第四、「邊區」之婚姻法令 「邊區」最奇特之法律爲婚姻法令。在中央婚姻法係屬親屬法之一章，而在「邊區」，婚姻法令乃獨立之一部法規。其中關於結婚與離婚之規定，與中央親屬法之異點

頗多，最重要者，如其結婚之實質條件中有：男未滿三十，女未滿十八者不得結婚之規定，此較中央親屬法婚姻章之規定，結婚年齡爲男子十八歲以上，女子十六歲以上者爲嚴格。但事實上例外很多，抗大隊長黃克功所慘殺之陝公女生劉茜，即係十六歲以前與黃實行同居之愛。至結婚之形式條件（即結婚之手續），「邊區」之規定則頗爲寬縱，祇要當事人雙方同赴地方政府登記，就算結婚。此外若二人同居相當期間，即不經登記，也算有婚姻上之效力，不若中央親屬法規定須有公開之儀式與二人以上證人之條件爲隆重（惟現在中央事實上亦認登報結婚之婚姻效力）。至邊省關於離婚之規定亦有兩種：（一）協議離婚；（二）請求離婚。前者爲夫妻兩願解除婚姻關係，相當於親屬法第一〇四九條之兩願離婚（和離）；至其協議離婚之手續，亦祇要二人同赴地方政府登記，就可發生效力。例外即不經登記也行。至後者之請求離婚，即夫妻之一方有構成法律上離婚之原因時，他方就可請求法院准予與對方離婚，此相當於中央親屬法上之判決離婚（判離）。中央親屬法規定判離之法律原因有十，如夫妻之一方爲重婚者或與人通姦者，或虐待他方使他方不堪同居者等等，在此場合，他方即可向法院請求離婚。至在「邊區」，其請求離婚之法律上原因，則有十四種，其中最特別的是：（一）夫妻之一方因個性或情感之差異不能與他方繼續同居生活者得請求離婚；（二）夫妻之一方因與他方政治見解不同，不能繼續同居者，得請求離婚。此種規定似太隨便，因夫妻間祇要一方需要離婚時，隨時可訴請以上二項理由之一，請求法院離異，而法院在此種場合，亦僅能於可能範圍內設法使雙方和解。若當事人堅持離婚，法院祇有判准。故此種離婚與離婚之規定，結果造成人民之結合離異，都很容易，不算什麼一回事。

第五、刑期 「邊區」刑法上刑期之特點是廢止無期徒刑及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最高爲五年以下。此與中央刑法大不相同，其理由謂犯人罪大惡極，難以悔過者，儘可處以死刑。不必處無期徒刑，致費囚糧，徒損公帑，至犯人罪行雖重，認爲尙可悔悔者，則五年反省工夫已足，不必科以五年以

上之刑期，此種規定，其學理上統計上有無根據，及是否適於吾國人民生活，問題甚多。

第六、公審制度 「邊區」審理案件，有時採取公審制度，審問均用自由談話之方式，被告行動較不受拘束，其目的在使被告自然流露其犯罪之證據。普通案件，通常不採公審制度。其重要之案件，認為羣衆公審能收社會教育效果者，則舉行公審，其地點大多擇運動場、大禮堂、學校、或其他羣衆會集之所，出席者有法官、檢察官、陪審員（由羣衆團體選出）、被告及團體代表等，在自由之審問中，羣衆亦可發表意見。法官就將各方面的意見，加以參考，並根據自己之主張而爲判決，此種別開生面之公審制度，其流弊，往往使法官受羣衆演說所左右，而判決亦常被情感所操縱。尤其「邊區」既少成文法規，法官又乏法律知識，這是很危險的。例如黃劉戀變慘變一案，既非適用中央刑法，又不依據該地畸形之不成文法規，而是採取一種熱狂的辯論式的姿態，即在蘇聯，也尋不出這樣羣衆開會審理的方式。這是特產的制度，很足令人驚異的。

十 我們需要法律

朱 華

我們這裏的情形，顯與國民政府方面的施政方針有很多觸犯的地方。

單以司法言，國府係採行二級三審制，但在這裏，名義上雖亦稱採三級三審制，第一審由縣辦理，第二審由二十六年設立的陝甘甯高等法院辦理，第三審仍由國民政府最高法院辦理。不過，所謂「邊區政府」自認環境特殊，一切案件，均以「陝甘甯高等法院」爲最終審，不准上訴至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故實際上係採二級二審制。同時，這裏所適用的法律，多屬不成文法，係以當地習慣及特別命令爲根據。國民政府，民刑法令，在這裏是不適用的。

因爲沒有法律，所以當局處理民間訴訟案件之標準，完全依據於當地習慣、特別命令以及法官之自

由裁量，對於案件之判決，難免發生「武斷」「偏頗」以及「不公平」的流弊，故同一性質之案件，往往得到大不相同之罪刑，最近×縣承審員所處理的兩件同類竊盜案，其判決即大有出入。此外對於一件妨害風化案，因審理時適值承審員酒醉以後，致判處當事人數年之重刑，深為外界所不滿，故此處情形，完全是人治而非法治，堪以前年「韓青天」之治魯相媲美。

在人治之下，如有道德高尚學識豐富之法官，則在某種方面，其結果亦可不下於法治。但是很不幸的，這裏的法官，極少數能知「法律」，小部分粗能閱讀卷宗，大多數是不識字，說之殊難使人置信。這是因為所謂「邊區」的法官，大部分是從羣衆中選擇的，照選擇的標準，並不以其是否具有法律常識為條件的緣故。現在陝甘甯高等法院檢察員就不識字，其他所謂「邊區」數十縣之承審員，可以想見，因此審判錯誤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此種以審判為兒戲，人命如試驗，其危險孰甚？

這裏還有所謂公審制度，也是人治的一種特色。凡舉行公審者，大多屬重要之案件，其地點一定在公共集會的場所，如運動場、大禮堂以及學校等，出席者有法官、檢察員、陪審員、羣衆團體以及當事人等，審問時羣衆可自由發表意見，故必引起激烈之舌戰，法官則參考各方面的意見，而為最後之判決。「陝甘甯高等法院」成立以來，共舉行三次公審，第一次是漢奸趙鳳至案，第二次是逃兵案，第三次是抗大隊長黃克功與陝公女生劉茜的情殺案。公審制度，其判決多被羣衆熱情所左右，謬弊極多，尤其所謂「邊區」既無成文法，法官又無法律常識，這是更危險的。我們在銀幕上看到非洲土人處罰犯罪的儀式，頗似公審的一種，現在居然在我們這裏也可看到這種公審了。這裏的普通居民，並不願聞此種制度之好壞，祇知道這是一種試驗罷了。

還有，很奇怪的，這裏雖標榜共產主義，廢除私有財產制度，但仍常發生貪污案件，一年來重大者已有十餘起，也許就是因為這裏探行人治而非法治的結果。

關於男女婚姻方面，這裏倒有較為完備的特別法令，不過規定都很寬鬆，男女離合較為簡單，關係亦較隨便。祇要雙方合意，同赴地方政府登記，即算結婚，但若二人同居相當時期，即不經登記，亦認為結婚。反之，若雙方均願離婚，則亦於通知地方政府時發生效力；祇要二人合意離婚，就是不通知地方政府亦可。但若男女一方願意離婚，他方不願離婚，此種場合，在國民政府及外匯法權之下，較難解決，但在我們這裏，還是一樣容易解決。因為這裏的特別法規中有一項規定是：夫妻之一方因個性或情感之差異不能與他方繼續同居者，得請求離婚。所以願意離婚之一方，可隨時以個性不合或情感不合為理由而提出離婚，他方雖不願離婚，但提出離婚者有前項法律作根據，所以往往如願以償，結果勢必犧牲他方。

因為男女關係的隨便，所以社會秩序不很好，抗戰開始後數月，南方人來此者尚多，但是現在已減少了，尤其是女子。

此外，這裏雖缺少法律，對於人民思想的統制却很嚴格，有許多地方比國民黨的統治更為嚴厲，即以文化方面講，有許多參考圖書及雜誌報章在這裏是看不到的，因此我們對於國府所在地的文化動態，也不甚知道。

「壞法勝於無法」。在無法的人治中，是太危險了。所以我們現在的口號是：
我們需要法律！

（一月十日延安通訊）

十一 兵役問題在「邊區」

張洪儀

兵役問題應如何改善 近來時賢曾發表不少的高論，的確，這是充實抗戰力量的主要問題，應該有

詳盡的研究。基此意義，我敬本所知，對於我自己地域內兵役問題，作概括的忠實的報道。

在「邊區」內，募補新兵的辦法，最初用自願報名方式，可是在宣傳上實施過許多巧妙而又普遍的方法，終少效果，於是改變方法，將各區各鄉的壯丁全數編為自衛軍，平時與保安隊共同担负治安責任，由自衛軍担任防守，保安隊担任追擊，來應付「邊區」境內的匪患，如八路軍需要補充兵額時，則將自衛軍撥送。此外，則將十三歲以上的少年，均使其加入少年先鋒隊，實施軍事訓練，做八路軍的後備隊。

這種普遍的徵發，在理論上固然也可成理，但事實上則不免發生很多的問題。匪患的不清，雖然與捐稅的繁重有關，但與兵役問題也不能說沒有關係。舉例來說明吧。自從合水慶陽劃為八路軍募補區後，在合水方面，我們的黨（共產黨）即派鄒羣峯同志為八路軍徵募新兵聯合辦事處代表。自然，既然指定為八路軍的募補區，便不能再准其他軍政機關再在合水境內抽撥一人一槍。這確是很乾脆的辦法。依照八路軍的規定，在合水境內應徵募壯丁三百名，計第一區七十名，第二區七十五名，第三區八十名，第四區七十五名，由各區先後徵齊，送往慶陽八路軍招補處。並且委由各區各保的抗敵後援會負責同志担任徵募新兵督導員，以強制濟宣傳之窮，如果不願或逃跑者，則將其家產沒收封門。在方法上不僅不周嚴，但事實上仍然有許多人無法說服，私自逃跑者甚多，各村不免發生恐怖的现象。

至於慶陽方面，規定的壯丁徵募額是五百名，一面向縣政府交涉，令飭各保徵送壯丁，一面招募新兵。但因爲黨對於徵計壯丁的辦法，似乎過於嚴厲，凡及齡壯丁，無論單丁雙丁，均須受訓，並且有壯丁自願從軍的名義，可以隨時將其撥送各軍補充。因此，與合水情形相同，私逃的仍然很多。在三月二十日前後，曾發生一件很不幸的事，環縣屬肅關鎮北集合壯丁七百餘人，突然譁變，竟敢將我們八路軍的男女軍政人員一律捆綁，並攜帶所有刀矛及步槍百餘隻逃往甯夏縣屬豫旺境內。事後，八路軍曾將

雖在正當合水邊陽縣城的部隊，以集中靈縣曲子鎮訓練爲名，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調往追剿，可是世丁已全部逃之夭夭，只能逮捕並殺戮壯丁的家屬一百多人來抵罪，以儆效尤。對於兵役問題的本身的困難，仍然未能克服。

以上所述，不過是問題的例證一部分而已。

在「邊區」境內，曾有人看到中央的兵役法，大家研究的結果，覺得比較周密而又公允些。但從南方到我們這裏來的青年，則又說兵役法也有問題，因爲我們在南方同志的宣傳，所以特地來參觀研究。

這種彼此虛心互相觀摩的態度，確是很好。記得有一位教育家曾說過：在旅行參觀的狂熱情形之下，不要到一個負有時望的學校參觀時，以爲它什麼都好，什麼都值得模倣，其實它本身也包涵着不少待改進的問題，而且自己亦正想到他校參觀呢！這是很可以作爲我們參考的話。

兵役問題實在太重要了。爲求更能完善起見，所以我特本「自我批評」的辦法，提供國人共同研究的資料，尤其是希望十一月初即舉行的團員參政會會議，能夠加以留意，坦白詳盡地共謀克服困難的善策。

(陝北通訊)

李景源

十二 敵機轟炸後之延安

最近敵機來延安轟炸的慘象，這是令人刻骨切齒，永久不能忘記的。

事實的經過是這樣：在十一月二十日，有敵機七架，二十一日，有敵機十三架，先後來延安濫施轟炸，這裏精華已泰半慘遭毀滅。延安抗日的口號雖然叫得很響亮，實際上也不過喊喊而已，可以說是「一個不設防的城市」。我在到延安以前，曾在漢口中共的宣傳刊物上，說延安如何如何有準備，但經過這

一次事實上的教訓，才知道這裏不但談不到消滅空防，而且根本上似乎也缺乏防空常識。敵機已入市空，才知道發警報；敵機已在投彈，市民尚羣集街巷，無目的亂擠亂跑亂逃；結果呢，僅光華商店門前一帶，即炸死一百餘人，其他街巷死傷人民，亦一百人以上。沿西山一帶的民房公廨，十分之六慘被炸燬；一時血肉橫飛，慘不忍睹。最痛心的是敵機去後，沒有救護人員實施救護，殘損的尸體露天過了五天之久，尚未掩埋。所謂××政府的上下級職員，一經轟炸，忙於逃避，對善後工作無人過問；即平時盤查圍防極嚴的城門，也無人看守。這種倉皇窮情形中，反映的是無政府黨亂黨亂的狀態。

經過幾次血戰的教訓以後。人民對於所謂××政府尚信任心銳減，亂闖亂地全體逃出城外，商店貨物，旅店飯館亦完全移往鄉村。所以十二月十二日雖然敵機再有七架來炸，投彈至八九十枚之多，可是落的地點大部在東門外清涼山一帶，因為人民早已自動避開，只傷了幾位抗大學生，死了幾頭牲畜，十四日，又來了七架敵機，投彈一百餘枚，完全落在全城最繁華的中崗大街，所有商店房舍，炸燬的逾半，但死傷的也不過十餘人，半月以來，城內白日路無行人，過了午後四時，始有小販商人稍微出來活動一下。萬惡的倭寇，竟將延安炸成一座死城！

一月以來，敵機先後來轟炸了四次，每次都在上午十時以前，由山西方面過來。因為這裏在空防方面，祇有口號，沒有積極或消極的實際準備，所以敵機入市空後，即低飛往返投彈，肆無忌憚，致我人民死傷異常慘重。

最令人痛心的，當敵機第一第二次來轟炸時，竟發現站在山頭用紅白色布為敵機指示目標的漢奸很多。這些漢奸，先後已被民衆及軍警捕獲十餘人，據說都是抗大和陝公學生。開組織規模甚大。但因此中共對此嚴守秘密，所以詳情如何，知者甚鮮；而人民方面恐怖性的謠言，愈來愈多。這種事實，又令人對於所謂××政府平時以「民衆組織嚴密」自誇的話，未敢置信。有人說，所謂××政府，平時注意

敵機轟炸之後之延安

方專用在對付所謂托派的異己身上，所以對於真正的黨奸反疎於防範。這也是一種說法。

在這四次大轟炸以後，中共決計放棄城市，注重鄉村，在城防方面，到現時才作出了一個防空司令部，由所謂××政府委員滕代遠兼任司令，專負防空責任。至於他本人是否具有防空知識，我却不得而知。他所表見的工作，是在他告上規定了警報的種類，別的設施尙無所見。他雖然擔負城防的責任，本人却還住在城東十五里外的村落中。

抗大陝公等校，自敵機轟炸後即行疎散，原有門窗也都拆去，第四期第四第五兩隊學生提早畢業，分發到晉南川北等處工作。第五期第八隊，爲女生隊，約六百餘人，改編爲衛生學校及通訊學校。衛生學校搬到郃縣鄉間，通訊學校搬到洛川鄉間，女生方面對於學校當局不滿意的情緒，似乎比男生更甚，正式請假離去者百餘人，因請假不准結夥潛走者亦已有百餘人，轉考敵人工作訓練班及高級日語研究班者五六十人。所以改編之後，剩留的還不到半數。男生方面，約有半數到山西去，餘則分向慶陽、安塞、望雲坪、蟠龍等地疎散。在學校當局也有一番苦心，爲防止學生大批的開小差起見，特地設立幾種新班，如參謀訓練班、日語研究班等，准許現有抗大陝公等校學生自由轉考，以資紓繫。此外並計劃化整爲零，設爲四個分校。但是食糧開闢的困難日甚一日，師資與設備，無從使學生滿意，所以學生潛逃的亦與日俱增。這是實際事實所反映的現象。要克服困難，還待從所謂××政府及學校本身健全入手，否則消極總裁與玩小把戲，是無濟於事的。

在敵機轟炸以後，高級機關的逃避，也並不後於人民。所謂中共中央及高等法院及其他各機關，現遷往××縣周學洞，××政府及兵工廠移至××縣渠子，兒童訓練班移至××縣吊兒溝，毛澤東避至××，行蹤較前更神祕。

倭寇的轟炸能征服抗日的情緒嗎？不！它轟走了抗大、陝公、××政府等等，但是我們生於

斯，食於斯的老百姓，是永遠轟不走的！我們的抗日意識比從前更深刻，我們反抗的怒潮，是隨激蕩之轟炸而俱增的！

（十二月二十九日延安通訊）

十三 「陝北」雜碎

沙熙海等

（一）王先生到抗大

在陰暗的燈光下，舞台的布幕揭開了一角，葉淺予漫畫中的王先生和小陳走到台前，「王先生上抗大」開演了，數千青年觀眾，馬上報以一陣熱烈的呼聲。

首先，小陳問王先生到抗大以後，作何感想？王先生把大鼻子下面的那兩根細長鬍子捋了一下，然後張開那隻僅剩了兩個牙齒的大嘴說：

「到抗大以來，第一個感想是唱歌多；起床也是唱，睡覺也是唱，在院子裏也是唱，在操場也是唱，甚至在毛房拉不下屎，也要空空吃吃的唱，瀉了肚子，也要嘩啦啦嘩啦啦的唱！」

「第二個感想是開會多：座談會、討論會、檢討會、晚會、早會、這會那會，統計一天最多要開五十四個會。」

「第三個感想是主義多：抗大的正牌主義叫做馬列主義；衣服不整，動作隨便的叫自由主義；一個月發一塊錢津貼，抽八角錢香煙喝兩角錢白酒的叫享樂主義；看書上課感覺悶了，找個異性同學到外面遊逛叫搗油主義；有時小米飯不夠吃，趁機去把區隊長的飯偷來吃，這叫機會主義；八路軍來募捐，明明有錢，却拿五分郵票來擋塞，這叫關門主義……。」

王先生的話還未完，台下的觀眾早已笑得前仰後合，歡叫不已。直到笑聲平息，小陳又問王先生在

抗大研究辯證法的心得。王先生說：

「第一、我們先講由矛盾到統一。日前我由鄭州坐隴海車到西安，車上遇見兩個病人，一個患傷寒，要開窗戶，一個患傷寒病，不讓開窗，於是兩人就發生『矛盾』。我看看有些不忍，就先開了窗戶，不料患傷寒病的一下就死了。我又忙把窗子落下來，不料患傷寒病的又死了。可是兩個人一死，就『統一』了」。

這結論出乎觀衆意料之外，於是台下就又是一陣歡笑。跟着，小陳又請王先生講辯證法第二原則——由漸變到突變——王先生說：

「有一個作先生的，看到下雨，就喟然嘆曰：『由水變成雲，由雲又變成水，蒼天！蒼天！何不由水就變水？』一個學生聽了就接着說：『吃飯，由飯變屎，人呵！人呵！何不乾脆，就吃屎？』這句話才說完，更激起了觀衆的狂笑歡叫。」

(二十一) 打游擊

(錄原景信：陝北剪影頁四〇到四一)

在一本流行的頌揚陝北「邊區」的宣傳品，叫做「抗戰中的陝北」小冊子中，我看到一些新材料。男女性的關係隨便來一下，叫做「一杯水主義」。據言：「一杯水論者，以爲戀愛像喝一杯水一樣，並沒有特殊滋味，願意喝就喝，多喝一點也好，少喝一點也行，今天喝那杯，明天喝這杯」。他又告訴我們，一杯水主義現在叫做「打游擊」，但也有反對此種傾向而主張結婚的。結婚的手續，此書亦有言及：「結婚和離婚在陝北確比外面便當，兩個人願意結婚，到當地政府登記一下就行，離婚也是同樣，並且不登記也沒有關係」。該書作者的結論是：「打游擊呢？還是結婚呢？這兩種傾向在陝北兩性中間劇烈的鬥爭着」。

「游擊」這個名詞，近來確已引用到多方面的意義上去。不過游擊專家也把牠引用到兩性關係上面去，不怕污辱了牠的神聖，還是創聞。像這樣「打游擊」，大概不至於游而不擊罷。（沙熙海）

（三）從陝北回到武漢

過了幾個月的陝北生活，回到武漢來，彷彿換了一個天地一樣。爲什麼呢？就是因爲現在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我到武漢之後，差不多整天關在旅店裏讀雜誌。各式各樣的雜誌差不多都被我看過了，好的也有，幼稚的也不少，理論精到的很不多，可是「莫明其妙」的却很不少。我覺得武漢的空氣是太不自由了，可惜許多刊物太幼稚，能夠給讀者有益處的並不多。

有一部分書報，在陝北看得到的，這裏差不多都可以看得到，這裏看得到的，那邊至少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看不到的，這裏可以看得到的各黨各派的言論，那邊的刊物，都是清一色的一個鼻孔出氣的。那邊爲什麼如此呢？我會把這個問題問過一位C P同學，據他的回答，是因爲書報不許私營，公辦的光華書店只要不賣，比任何其他查禁的方法都還厲害，何況入境出境時都須經過嚴密檢查的手續。

現在中國不是統一了嗎？爲什麼陝北不依出版法令，查禁得這樣凶？陝北是文化比較落後的地方，爲什麼反拒絕精神食糧的輸入呢？現在不是好些人在提倡言論出版自由嗎？可怪之至！

（趙弄行）

（四）邊區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嗎？

最近看到洛甫（張聞天）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讀了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之後」，其中有如下幾

句話：「關於『陝甘甯邊區政府』的一切進步的設施，正是 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的澈底執行，它不但得『陝甘甯邊區』全體人民的堅決擁護，而且也得到全國人民的贊許。事實上『邊區』政府也早已是中央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了」。張先生說「邊區」政府早已是中央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句話就是高中二年級生也知道是錯誤的。

我們先不必問「邊區」政府是不是中央命令組織的，就是依據國家法令設立的話，無論如何「邊區」政府也不會是「中央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一個特殊組織的地方政府。

張先生所以會犯這個錯誤，不外兩個原因：第一、是沒有讀過政府基本知識的書籍，他弄不清什麼是中央？什麼是地方政府？第二、他或許想把「邊區」政府的地位捧得高些，可以矇住文化比較落後的「邊區」民衆。

讀者一定說我第一個假設不成立，因為張先生也是一個年雖青而並不幼稚的共黨領導人之一，說他連高中程度都不夠，這不是有意開玩笑。第二個假設也不妥當，張先生是一個正大光明的革命人物，何至於如此。

但是，話是張先生說的，錯誤也是千真萬確的，除非「中央政府」是「中國政府」之誤。可是我們都沒有想張先生等會有建立一個外國政府的企圖，那又何必有此一聲明呢？至於說不能做三民主義的真實信徒，而却能澈底實行三民主義，則也是可以給懷疑論者作研究資料的。（卜之）

（五）「邊區」的民運工作做得太不夠！

最近在共產黨的機關報上看見許多「邊區」的消息，才知道「邊區」的一點真相。據報上記載，延川八個區中已有六個區有土匪活動，採用恐怖屠殺政策，到處襲擊區鄉政府，聚眾屠殺區鄉黨政團體工

作人員。專搶抗日的八路軍人家屬及貧農，使得當地民衆痛苦萬狀。

八個區中有六個已有土匪活動，這一地的人民對有三分之二不能安枕，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可怕的事。我們祇聽說「邊區」是最進步的模範區，却不知道模範的是如此一回事。

我以為在遠抗日最高潮的時候，人民不願在抗日最堅決的共黨領導之下去打游擊而願爲匪，這一定是民運工作做得不夠。況且「邊區」以前並不是多匪之區，而當此日寇西脅陝北的時候，反而土匪猖獗，尤其證明非加緊從事民運不可。我們希望在「邊區」工作的同胞，眞正努力發動民運，改變作風，不要犯主觀的、機械的、片面的、形式的、專斷的、幼稚的錯誤，要用理智的、科學的態度來改正民運的工作，以達到發動全民抗戰的目的。

(六) 軍餉到那裏去了？

在許多爲×路軍宣傳的書報中，說他們士兵每人月餉只有二元，如何刻苦，最近並且有平等待遇的要求。但在另一方面，我又聽說他們月餉總額××萬元，向中央領餉時，士兵以每人每月七元至十一元計算，與其他國軍一樣待遇。

這真奇怪了！中央這筆錢究竟到那裏去了呢？我希望迅速派大員澈查，如果×軍路眞的每人每月只領二元，便應該對經手領款以及各級軍經理人員查明責任所在，處之極刑，以爲貪污及剋扣軍餉者戒。如並無其事，則這些小冊子當爲漢奸所編印，故意煽動軍心，挑撥離間，也非嚴懲不可。

(陳希賢，西安)

(李燾)

（七）香烟費那裏來的？

中央早有規定，無論文武機關，香烟不准報銷。抗戰以來，有些應該算是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以下的文武官吏，他們宣傳自己月薪最高額只有八元，但就他們的宣傳品來說，也認為香烟是和戀愛及唱歌僅有的三種消遣，幾乎滿城都是香霧。那麼，這筆香烟費究竟那裏來呢？以他們的首領來說，每天吸煙只要一根火柴，在早晨第一根烟吸燃之後，接着以煙燃煙，至睡時始斷，每天至少須一百支，而且都是上等的外國貨。那麼，每月煙費至少當亦在三百元以上，比吸鴉片更費了，這如何開支呢？

（陳希賢，西安）

十四 結語——「邊區」的存在問題

尼 司

在全國精誠團結一抗戰的時候，我們在自己陣線內，看到一個敵人痛心的現象，就是我所要說的「甘肅邊區」。我想這個「邊區」的由來，大家都已經知道，毋庸再講了。顯然這是一個特殊的組織，這組織在地方行政上是割據，在行政區域上是割裂，那是無用諱言的了。

我國訓政時期約法及預備提交國民大會通過的憲法草案，對中華民國的領土，採取列舉主義。日敵用武力造成國際一致否認的「偽滿洲國」的東四省以及特殊原因下的外蒙古，我們都一一列舉出來，表示這是我們的領土，將來一定要收回的。但是約法及憲草上沒有「邊區」。可見「邊區」是個不合法的組織，不僅本國，就是世界人士都不認的。曾經擔任「邊區」政府主席的張國燾先生，在去春脫離陝北到武漢對記者的談話中，也提及「邊區」是自封的這樣的話。

那末「邊區」是什麼呢？是省嗎？約法及憲草既不列為行省之一，那當然不是省了。就是俄國人編

的東亞地理上也沒有所謂「邊區」的。

是縣嗎？但是「邊區」本身就包括二十三縣又神木府谷兩區，自然這不是縣了。那末一定是專員區了？可是「邊區」裏是有它自己的專員區。試看它的組織吧。



這樣看來「邊區」是具體而微的小國了。記得「偽滿洲國」成立後，也劃過許多省，「邊區」同牠的作風是一概無二。

「邊區」不僅是行政系統上是獨特的，司法系統上也是奇怪的。請看：

「邊區」高等法院——各縣的地方法院。

當時「邊區」有自己的各種從江西蘇維埃長征時帶到「邊區」的各種法律：主張沒收土地赤化暴動

的「土地法」；提倡婚姻自由與一磅水主義的「婚姻法」；堅持工人階級利益最高的「勞働法」。這些在中華民國法令大全等書內都沒有的。

從事實上說，甘肅甯陝四省交接之地，也沒有另劃「邊區」的必要。記得從前爲了綏靖工作的早日完成之需要，常劃定若干省爲剿匪區（但並不是行政區），匪剿完了這種區就隨着取消，那末所謂「邊區」的地帶早已沒有匪了呀？

捷克境內的少數日耳曼民族，因種族語文風習宗教之不同，自劃爲蘇台登區，結果誘致捷克的一日間亡了國。「邊區」却沒有少，不是華夏子孫的民族呀？念之念之，不禁打了無數寒噤。

如果要一個走向海的波蘭走廊吧，那更硬是要不得了。總之，「邊區」於法無據，尤非事實上所必要的存在物了。

我不妨舉一個笑話。一個外國記者到中國參觀我國抗戰情勢，去過「邊區」回重慶來，他笑着說中國有一個「凡諦崗」。——那是意大利國內之國，教皇之所居。

這樣看來，「邊區」實在是妨害統一的，我們希望「九二二」共黨發自心衷的宣言取消「蘇維埃」的話，早日實現。

就是說，我們全國一致要求取消「邊區」。我們既要求收回失地，更望先把自己的陣線統一鞏固起來，那末妨害全國統一的「邊區」，就該先把它取消。

討論大綱

- 1 什麼叫做「邊區」政府？
- 2 「邊區」政府在行政系統上的地位怎樣？是省？是縣？
- 3 約法及憲草何以不列「邊區」為我國領土之一？
- 4 「邊區」的行政系統如何？
- 5 「邊區」稅制何以異於他處？
- 6 陝公與抗大總教育部立案過嗎？
- 7 「邊區」為什麼也稱統一戰線區？
- 8 「邊區」司法為什麼採二級制？
- 9 「邊區」的財政特點何在？
- 10 「邊區」的教育狀況如何？
- 11 「邊區」的公審制度是怎樣的？
- 12 「邊區」所流行的喝一杯水主義是什麼意思？
- 13 「邊區」的存在為什麼是破壞統一？
- 14 試研究一個處理「邊區」最好的方法來。